

省宦部

左右丞相 平章事

省屬部

左右丞 參知政事 左右司 都吏

六曹部

總尚書 總侍郎 總郎中

總負外郎

吏部尚書 吏部侍郎

吏部郎中

吏部員外郎

詩文新集

1加3  
107/60  
39





143  
160  
39

新編古今華文類聚

新編古今華文類聚所集卷之七

江蘇 大用 詩可編

金陵唐 宣卷 子和列

都省錄

左右丞相

文正本雅

宋王文正公集卷之七

雅光文正公集

宋公本志

冠宋公集卷之七





利  
268  
44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七

南江富 大用 時可編

金陵唐 富春 子和刊

都省部

左右丞相

古今事實

文正大雅

宋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  
雅范文正公集

萊公大忠

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邦裏



狄修宗廟天下謂之大忠同上

呂端持重

呂端為相持重職大體每奏對同列多以諸公案所建明一日  
內出手札戒曰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言行錄

蒙正無隱

呂蒙正為相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長編

善處大事

大中祥符九年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同上

能斷大事

元祐元年司馬光言切見文彥博沉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  
斷大事功效顯著此天下所以共知也

文武大政

景德元年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  
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  
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

危疑大節

韓魏公琦為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  
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故能光輔二后大濟艱難坐置  
天下於泰寧公之力也

用論語相

趙韓王普傳太宗時普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定天下一半  
佐陛下致太平普為相日每總歸朝則亟闔戶自啓一篋取一



書而讀之終日。雖家人不測也。及翼且出。則是事決矣。用是為常。後普薨。家人始得開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又李沆嘗喜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長編

用讀書人

太祖云。作宰相。須用儒者。又云。宰相須用讀書人。嘗勸趙普以讀書。普晚年手不釋卷。會要

作釣魚詩

呂正惠公參知政事。多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時呂蒙正為相。會曲宴後苑。上作釣魚詩。斷章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言行錄

不殖貲產

上因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貲產。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相。以為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長編

不徼寵澤

呂文穆公蒙正為相國。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戚徼寵澤。言行錄

不受苞苴

慶曆中。杜衍為相。苞苴貨賄。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事畧

不為驕侈

王且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官。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且



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言行錄

封還內降

寶元四年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救徒  
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首至千數輒納上前諫官歐陽  
脩見上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  
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長編

奏格內降

趙忠簡公鼎遷左僕射平章事公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之所  
當召用者密條置座右一奏直行之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  
行號為賢相言行錄

補奏復進

韓王趙普嘗欲用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白普復奏  
之又不行明白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徐拾歸補  
綴明白復進之上乃悟其後果稱其職長編

事不密啓

真宗問李沆曰人皆有密啓卿何獨無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  
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非諛則佞臣常惡之

抑求使相

李沆為相石保吉求為使相仁宗以問公公曰保吉因緣戚里  
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遂寢其事

抑求節度

王文正公旦為相宦者劉承規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公執



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不過留後

戒抑貪進

王文正公曰可惜張師德向文簡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向公稱適有關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長編

除却例簿

景德二年寇準在中書喜用寒雋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嘗除官同列屢自更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以進賢退不肖也卻而不視同上

不用浮薄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帝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如梅詢曾致堯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人皆不進用

稍旌恬退

文潞公為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摺紳奔競非我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知愧乃薦王安世韓維張瓌皆擢用焉

薦人不知

王文正公所薦人未嘗知寇準私公求為使相公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準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

薦姪大用

呂文穆公致仕真宗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表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材也遂至大用

夾袋疏賢

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天下無事善甚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但有不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謂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密籍記名

王文正公為相賓客滿坐無敢以私干之者公察其可與者召與語詢問四方利病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

不市私恩

李沆為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以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若其不足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又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市恩意於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以須使知出我門下耶



太耐官職

向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武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  
中應甚喜賓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昌武往見丞相方謝  
客門無一人昌武入見之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  
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眷倚殊絕何以至  
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  
唯唯使人至厨中問有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乃具以  
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言行錄

爭事上前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兩府上前爭事各別  
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正如推車子其心主於行而

已魏王別錄

決策親征

澶淵之役寇公首乞親征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  
上召問之公曰誰為此謀者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  
北伐上悟遂決澶淵之行公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  
謔誼呼達旦或就寢則鼻息如雷上使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  
吾復何憂時人比之謝安長編

大事自決

韓魏公琦為相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為參政凡事該政令  
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于大  
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同上



細務進狀

治乎二年。上謂宰臣曰。朕日與卿等相見。每欲從容議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多。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者。歸有司。中書降敕而已。長編

奏陳水旱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王旦為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聲色。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言行錄

秦辨災異

富弼傳神宗朝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至者。弼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止無幾矣。即上書明其決不然者。事畧

不賀蝗死

李沆為相時。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長編

凡事問且

真宗朝。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聲洋溢。且之力也。兩府凡有大事。真宗曰。曾與王旦議否。且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分紀

屬意相端

見前作釣魚詩



兼判樞院

慶曆二年。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改。故正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命平童事。呂夷簡兼判院事。而章得象兼使。慶曆五年。宰臣賈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有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相輔。亦帶使名。至于國初。尚緣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兼持。大柄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廷。防邊有序。願罷兼樞密使。從之。長編

出為都督

紹興七年。金虜與劉豫合兵入寇。以右僕射張浚為江淮都督。出視師。

士夫相慶

文彥博富弼並命是日宣制。上遣小黃門覘於庭。士大夫皆相慶。得人後數日。歐陽脩奏事。上以語脩。且曰。古人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一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並同上

中外鼓舞

陳康伯時虜兵再犯淮甸。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即家居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制出。中外鼓舞。言行錄

朝野慰望

蘇頌自至和中入相。居京師。閭巷之人皆聞頌名。至是朝野相慶。明日上語執政曰。蘇頌甚慰人望。長編

都民遮道

蘇頌自至和中入相。居京師。閭巷之人皆聞頌名。至是朝野相慶。明日上語執政曰。蘇頌甚慰人望。長編



司馬公過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都民遮道呼曰公毋歸洛音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

兒童皆知誦

施點守聖與誠齋楊先生以書遺公曰若盛德大業不績宏模兒童走卒皆知公而誦之至於斟酌元氣調和歲美慨然有所蕪容慨然無所顧慕用力勞而收效博者某知之天知之非兒童走卒所與知也言行錄又司馬君實作相蘇東坡以詩賀之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宦官不知名

仁宗問王素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官妾不知名者可充其任仁宗曰如此則富弼可素

曰陛下得久矣長編

名聞夷狄

富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虜問起居

司馬光為政逾年而病居其半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急務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遼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長編

天子命坐

宋初宰相見天子必命坐賜茶有大政事則面議之自餘號令



刑賞但入熟狀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

元老不名

真宗初即位對宰相皆不呼名呂端等再拜懇請帝曰公等顧命元老朕何敢比先帝乎長編又淳熙七年上宣諭曰每日常朝可同後殿之儀不必呼丞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禮也臣豈敢當陛下欲以更改朝儀須俟他日有碩德在位施行未晚不可自微臣始孝宗聖政

鼎鑪有耳

開寶九年雷德驥言趙普強而入第名聚斂財貨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之臣乎長編真能吸醋

范魯公質嘉謀傳量時稱名相嘗謂同列曰人能真吸三斗醋即可為宰相矣

賜商霖字

張文忠公商英傳時又卓不再筆出天心商英拜相之夜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書商霖一尺字賜之

賜車攻詩

趙鼎為相上御書車攻詩宣示宰執鼎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厲以修政事攘夷狄言行錄

趙呂並命

端拱元年參知政事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上諭趙普曰卿勿以位高多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



賢良弭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洽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長編

三相當國

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當國咸平中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當國至和中文潞公富鄭公劉丞相當國退朝錄又嘉熙初喬行簡平章事李宗勉史嵩之為左右相舉報

二居相位

宋朝以來二居相位惟趙普與呂蒙正事畧

再世三世為相

宋朝再世父子宰相二家呂許公申公韓魏公儀公朝野雜記

又三世宰相呂文穆公從子文靖從孫正獻近時史越王浩子衛王彌遠孫嵩之三世為相

祖孫兄弟並相

祖孫宰相者一家曾魯公欽道兄弟宰相者一家韓康公莊敏

相二十年

端拱元年五月普常戒其子弟曰吾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爾等各宜勉勵勿重吾過故自宥命升宰相出入二十餘年未始為其親屬求恩澤者長編

未四十相

宋朝未四十相者范覺民三十一吳元中何文縝皆二十張魏公二十九朝野雜記



輔政十年

王曾姿質端厚人莫敢干以私其名重天下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恩欲歸已然使誰當仲淹伏其言長編

為相一紀

王旦登柄用凡十八年為相首末凡一紀國史

兩入中書

李文正以司空致仕於家燈夕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親酌飲之曰昉兩入中書未嘗傷人害物宜其所享如此言行錄又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皆再入退朝錄又宋朝二入中書惟呂文穆趙韓王同上

二遷至相

宋琪興國八年正月以兵部員外郎為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平章事

乘舟偏重

紹聖初童子厚召入相與陳瓘同舟因論國事陳瓘曰譬如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寧未必全

是元祐未必全非推車主行見前爭事上前

古今文集

雜著

梓人傳

柳子厚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盡官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

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術。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胥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



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官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街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設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

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  
 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  
 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待中除中書令執  
 宰相筆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狂道  
 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  
 可恃道於君逆道於人贖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  
 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  
 以擅畜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  
 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  
 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善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

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  
 讎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  
 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  
 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  
 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  
 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道變為機紐道  
 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誠  
 無罪記云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宜  
 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萬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



卿分職宜張其教夫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於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之門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聲金闕未闢玉漏猶滴相君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得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思使進之佞臣在朝思使黜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而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適相君言焉時君納馬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

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二時告災君有憂色構巧辭以說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諛言以媚之私心怏怏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囑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哉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偶為主請誌院壁用表于執政者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



也蓋士方窮時困阨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  
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道前而騎卒  
擁後來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  
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  
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  
國公韓琦也則不然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  
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  
而富貴皆公所宜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  
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  
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  
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望於公也

豈止誇一時榮一卿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  
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  
雖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  
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  
家而夷險一節至于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  
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  
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僕射議

杜佑

按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職司  
會府而非百僚師長之職也又按丞相亦秦官秦氏每羣臣上



表皆云丞相臣某為首漢之宗臣蕭何為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幾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為首大司馬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嘗置左右未嘗改為相國亦為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為三公於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以至三公為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其後為丞相或為相國或為大丞相雖互為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道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爾朱榮侯景陳武帝齊獻武隋文帝皆為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為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僚之長今尚書令總領眾務提舉綱目僕射貳之誠為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

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僚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遠時伊尹仲虺為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為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則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案前代錄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喜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道褚彥回齊明帝之徒或是三師或是三公或是大將軍大司馬兼之皆秉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已實宰輔也其特別自有令僕今僕射雖嘗改為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有二師三公尚書令七人豈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襲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案前代使持節得幾二千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置



府辟吏今並有其實乎此例甚衆不能遍舉安有僕射因政  
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爲百僚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  
以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隔品僚屬其可絕禮乎斯不歎美  
謹議

上光範書

韓退之

正月二十七日韓愈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普普者我  
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孟子曰樂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  
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  
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  
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

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纒  
其冠于于焉而來矣後十九日復上書曰向上書及所著文後  
待命凡十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爲乃復自納不  
測之誅以求畢其說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尚  
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  
曰不可乎後二十九日復上書曰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  
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  
才皆已舉用姦邪諛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尤  
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  
已銷息天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  
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



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  
 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  
 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  
 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  
 恐耳自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  
 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  
 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假食與沐矣豈  
 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  
 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  
 奸邪諛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  
 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

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  
 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  
 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此於百執  
 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  
 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  
 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二及門而閣  
 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  
 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  
 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  
 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東  
 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



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或不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揣揣焉惟不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讀冒威尊惶恐無已

上杜相公書

曾華

夫宰相者以已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賞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歟卒之為宰相者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決獄數又可強

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決獄數又可強對耶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文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入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耶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



以已長格物隨能收敘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  
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  
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  
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間閣下為宰  
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  
繼而進雜環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  
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  
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絲門下以出於是與久佐人主立  
州縣學為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  
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眾職之墜革任子  
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

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  
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  
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宰相體者非閣  
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愧於  
五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  
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  
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  
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  
也觀其不合而散遂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  
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  
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墻之



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賀陳丞相書

朱元晦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陶鑄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太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係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誅即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凜凜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

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待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盡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切，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乎及其時而勉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未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援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



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  
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  
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  
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  
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  
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  
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  
於此者而喜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尤足以終慰  
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悵然也抑喜又有  
請焉蓋喜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官不過持  
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輔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

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強敵在前邊備未立  
如之何其可為也愚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  
古人之所難而明公之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覆思慮不  
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為請  
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  
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律詩

獻僕射相公

薛許昌

清如水室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疆外聞應喪膽平人長  
見盡開顏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致却垂衣更何



事幾多詩句詠關關

贈寇相公

陳充

十年閑纜濟川舟，今日閑懷敘九疇。道合自符伊鼎用，人賢非在傅巖求。寰區更喜民無病，稼穡先知歲有秋。長與聖朝恢壽域，飡霞難訪赤松遊。

沙路曲

李賀

柳陰半眠丞相樹，珮馬玎玲踏沙路。帝前簪笏稱南山，獨垂重印押千官。金利篆字紅屈盤，沙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

題相州韓相公榮歸堂

歐陽水叔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攸

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勤元勳，不須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詩話

老鳳不去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雖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饑鳥臺上噤無聲。未幾曾公亦去。

詩占大拜

東軒筆錄

唐韋相國罷右司員外郎，寄寓荊州，作詩云：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鈎鈎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之矣。

作詩相嘲

北窓瑣言



楊牧王鐸逢皆同年也。牧作相逢作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牧大啣之。王拜相逢又作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又怒之。

在中書十四秋

真宗時，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聲洋溢，旦之力也。兩府凡有大事，真宗曰：曾與王旦議否？且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陝郊處士魏野以詩寄旦曰：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旦感悟，遂求退。

登庸衣鉢相傳

邵氏聞見錄：范曾公曾舉進士，主文和疑愛其文，以第十三登第。謂曾曰：君之文道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曾以為榮，有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後果為相。

平章事

歷代公董：唐太宗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之名蓋始於此。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御，自待舉等始。自是之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唐百官志：宋舊相特命平決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中，王文正公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



次公懇辭不拜慶曆初呂文靖公亦以首相求罷拜司空平  
章軍國事公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自太師落致仕除平章  
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  
國事潞公五日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開禧元年初置平章軍  
國事以命韓侂胄蓋侂胄繫御比申公省同字則其體尤重  
比潞公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見朝野雜記嘉熙後又加以  
重字以喬行簡等為之位在丞相之上元尚書省致平章  
政事二人位在左右二相下

羣書要語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書堯典坐朝問道垂  
拱平章周興嗣文金鉉重名銀章賁服劉禹錫代平章事表

古今事考

僕射平章

正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二兩日一至中書門  
下平章事

冢宰平章

裴冕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代宗立詔攝冢宰固辭以  
疾乞間日入政事堂平章事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為御小延英  
召對唐本傳

皆先平章

唐李珣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  
不帶平章

唐裴度奏狀不帶平章事昭愍皇帝謂韋處厚曰度既為宰相



相何無平章事處厚因奏為逢吉所極裴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舊衙減落帝曰何至是耶遂復詔同平章事

天子尊禮

杜佑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乞致仕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因乞骸骨許之分紀

天下重輕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二五日一入中書狀貌不踰中人而神觀爽邁操守堅正善上對既有功名震四夷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同上

中官昇堂

唐故事宰相不中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丞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詔令至中書省引之昇政事堂仍致榻待之李琬為相即令去榻

典童書聲

李愚為平章事性剛介往往形言然無人唱和者但舉六典之舊童書之粉壁其經緯大畧全無所施

閱表得名

宋璟罷帝欲用張嘉貞而忘其名夜召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姓張而複名卿為朕思之夜半因觀文臣表奏一閱而得其名遂以為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

上簿署名

張嘉貞傳

皇朝通志卷之廿



鄭蔡每以詩託諷中人有誦于帝前者昭宗意其有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蔡傳

五日入中書

鄭覃以疾乞去在詔解太子太師許以五日入中書商量政事分紀

三日入中書

裴度數引疾不任機事詔二五日入中書平章政事同上

對盧杞姦邪

唐李勉以檢校司徒平章事貞元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袁高還詔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陛

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時趨其對

絕輔國求相

裴冕為僕射平章事時李輔國驕甚求為宰相臣肅宗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冕聯章薦已帝密謂宰相蕭萃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萃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萃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深銜之

乘輿入門

五代盧程自太原觀察判官命為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塵顯位舉止不常受命之日即乘肩輿導喧沸帝聞訶導之聲詢於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帝駭異登樓視之笑



求帶許郡

漢蘇逢吉為司空平章事貪黷貨財無所顧避求仕人稱有物  
力者即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時秦王從贖字永吉至關下  
逢吉謂王之裔必有重貨乃遣人求先人玉帶且以三郡許之  
永吉辭以素無縱有者不堪奉獻逢吉乃市一玉帶價數千緡  
使永吉償其直

名教宗主

五代趙光逢為平章事常有女真竄黃金一鑑於其室亂離女  
真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  
諸宮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五園百行五常不欺闇室  
搢紳咸仰以為名教宗主

清白宰相

宋慶曆間杜衍為平章事苞苴寶貨不敢到其門時號為清白  
宰相

足尊老成

文彦博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  
觀俱上言彦博春秋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令以  
正大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遂下制如公言

與聞重事

平章軍國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王呂二公所平章  
重事之且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則大典禮大刑政侍從  
管軍二京尹三路師臣以上乃與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事



事文苑英華卷之廿一 朝野雜記  
無所不關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

重事參決

天禧元年王且太尉兼侍中許五日一起起居每起居日入中書或遇軍國重事不限時且並令入預參決分紀

大事同議

慶曆三年詔宰臣呂夷簡每有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以聞以夷簡宿疾在身故有是命同上

大政共議

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廟堂與執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

時游廟堂

東坡行呂公著平章制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機之煩又云毋廢議論時游廟堂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二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同至都堂議軍國事

士艷其榮

元祐元年以呂公著平章事國朝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事四人其二入則呂公著父子也士艷其榮通畧

使問其年

文潞公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觀望見公殿門外契丹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



其語其綜理庶務醇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洽  
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讓同平章事表

李嶠

臣言高品吳千金至奉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徐泗濠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者初受恩榮  
若登霄漢退思塵黍如履春水中謝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  
苟或虛受人無勸心臣自守方隅累更時歲荷唐虞宣力之寄  
乏齊魯報政之能愧無可稱以忝高位豈意聖慈弘獎天澤荐  
加以燮贊之崇名被庸虛之陋質懼速官謗有玷夫猷伏以宰

相之職安危是注其在當否繫于慘舒唯以材非例無平進舉  
不以德則負蒼生之望苟非其人或致夷戎之哂臣雖愚昧嘗  
覽前言豈敢冒榮遂安竊位輒思事理冀盡勳勞若以汴河要  
津漕運所切徐方倣擾師旅未寧謹當上直層謀下貞戎律冠  
勦而進屈指可平勵衆之先是臣之志既行其事必在正名所  
加節制安敢節讓至於銀青貴服金鉉重名勳績無聞豈宜濫  
及伏乞賜寢前命俯亮愚衷微臣有遂心之宜聖朝無不稱之  
服名器斯慎退讓有聞遐邇聽風孰不知勸

為趙庶子謝平章事表

權德輿

祇荷成命捧讀詔書心魂震驚拜抃失所中謝臣聞燮贊化源  
參和鼎寶上合三德以平六符苟非其所繫斯重臣本處薄



素無器能徒以文藝獲承代業比有多事陳力清時累叨渥恩  
踐履官序頃歲奉職中禁草議南宮遂忝左曹列於近侍顧常  
內訟已慮曠官豈謂宸眷特加擢任非據伏自循省不知所安  
且臣去冬尚守郎吏今纔一歲遂備台司苟非全才難塞公議  
雖鞠躬匪懈必盡事君之誠而宣化未能恐累知臣之舉生成  
難報覆餗是憂伏以面奉德音不敢更有陳議拜章感涕上谷  
何階無任荷戴惶惧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代杜司徒謝平章事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蒙榮拔超越鈞衡竊玷大猷昧死陳讓再奉嚴旨不  
令回辭恩厚命輕位高責重中謝臣聞天下安危注意將相處  
論道具瞻之地當總戎作鎮之權雖計夢而求無聞兼鈇之寄

登壇以拜不兼調鼎之榮授受惟艱伊昔猶爾况臣庸瑣何以  
克堪陛下玄造曲成大明私照俾掌戎律復參廟謨寵光之命  
在臣已極毫髮之效於國何施謹當罄竭微誠奉遵至教仗天  
威以懼不順敷聖澤以遂羣生上分肝食之憂下塞素餐之責  
力誠不足心實念茲伏乞皇明俯賜昭鑒臣恪居官次遐守藩  
維不獲伏謝彤庭陳露丹慊心存闕下同犬馬之戀恩身在淮  
濱仰雲天而結思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見太師制 鄧潤甫

除呂公著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見司空制

鄧潤甫

律詩



上平章王相公

魏野

聖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異好來相  
伴亦松遊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八

南江 富大用 特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省屬部

左右丞

歷代沿革 漢成帝建始四年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光武始減  
其二唯置左右丞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服及駟伯  
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至晉不改晉左丞  
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給假右丞掌臺  
內庫藏及諸器用民戶租布刑獄軍器督錄遠近文書章表  
奏事宋齊梁隋皆有是官唐龍朔元年改左右丞曰左右肅



機威亨元年復舊名五代梁開平二年改左右丞為左右司

侍郎避廟諱也至後唐同光元年復舊宋元祐令尚書左右

丞並正二品為執政官元以為宰相之貳佐治省事

羣書要語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機密之會斯乃皇朝之司

直天臺之管轄傳咸峇李光序

古今事實

左君右君

漢制丞郎見二丞呼曰左君右君宋百官志

左綱右轄

白居易為授吏承宣尚書左丞制云吾前命崔從持左綱今乃命承宣操右轄無裨戴劉魏杜專美於貞觀中

號曰神人

張謏少脩志節性聰明有令才鄉曲號曰神人除尚書侍郎左丞進對威儀辭言辨遠帝深奇之後漢書

方於管轄

唐劉洎上疏曰尚書萬機是為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具一丞方於管轄

八座畏憚

晉荀晞為左丞廉察諸曹八座已下皆側目憚之

二臺肅清

晉劉暉為尚書左丞正色在朝二臺肅清

臺閣自肅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八 二 燕序室時



晉傳咸為右丞。臺閣大小。望風自肅。諸公贊

郎吏脩整

韋弘景素以鯁亮稱。及拜左丞。居綱轄之地。郎吏望風脩整

職稱朕望

唐戴胄拜尚書右丞。尋遷左丞。太宗謂胄曰。尚書省天下網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無令僕保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聰明。處斷明速。議者以為左右丞稱職。武德以來一人而已。

功滿詔晉

黃香拜左丞。功滿當還。詔書留秩。拜尚書遷僕射。東觀漢記

豪貴拂席

王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諸王駙馬豪貴之家。無不拂席迎之。乾元中。為尚書右丞。

有司供帳

張說代源乾曜為左丞。視事之日。上勅所司供帳。設音樂。內出酒食。御製詩一篇。以敘其事。

記令史名

劉覽除尚書左丞。令史七百一人。一見並記姓名。當官清正。無所私。

對二騶飲

南史尚書丞給三騶。謝幾卿性不拘。朝憲嘗預宴遊苑。不得醉而歸。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帷。與車前二騶對飲。觀者如堵。



樂卿處之自若

上殿不下

吳賀琛遷尚書左丞并參禮儀事琛前後凡郊廟諸議多所創  
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  
琛容止都雅故時人以此呼之

至門不開

北齊張耀為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文宣夜還耀不開  
門勤兵嚴備火至看回然後開迎文宣笑曰君欲學郗君黃也  
賜以錦袍以其忠勤遂見親待

不置僕射

唐貞觀中宇文節為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江夏王

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帛二百疋勞之  
曰朕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怒對宰相

顏真卿為尚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陝府還真卿請先謁五陵孔  
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  
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  
再破除耶載深銜之

奏求良田

隋楊汪為兵部侍郎數年文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  
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與良田  
為報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尋拜汪尚書汪明習法令果於



割斷時號稱職

効競銀箱

隋郎茂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効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齒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宇文大將軍近臣趨待隋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僚示人軌物愷與神文竟坐得罪

美錦令製

崔思謙初拜右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措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

挽弩自射

晉郤詵為尚書左丞糾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此為挽弩自射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唯才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洪聞悅服

歷圍按火

趙洵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火發慶與東宮相近代宗疑之洵為巡使俾令即訊洵因歷墻圍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既奏代宗稱賞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洵究理詳明及刺衢州年考既深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洵官德宗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洵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當食批案



唐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親族衆多為言左司未詳其案狀詐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通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詐者曰公云采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者乎昉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短偃曲鈎

唐崔善為武德中歷尚書左丞其得時譽諸曹惡其聽察因其身短而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轉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聞勞勉之因購流言者加其罪

懦被擲器

晉王國寶因酒坐怒右丞祖暕之攘袂呼喚以盤盞樂器擲之

之為有司所憚烈宗詔曰國寶縱肆情性其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其免官

古今文集

雜著

王右丞制

元厚之

朕循唐制復文昌府以令僕執國太政而丞為之貳禮優秩峻茲謂輔臣某亮直清明有猷有守服在禁近厥聞惟休茲用命爾以中大夫正秩于右轄於戲庶習雖逸法艱為初凡厥有官弗祗弗迪亦惟朕政未發于中其能允諧時汝之任往服朕命厥惟懋哉

蒲左丞制

元厚之



同右丞某官問學才猷該洽通敏自朕識拔揚于禁嚴是用命爾以中大夫正秩于左綱於戲若昔大猷訓迪在位時朕忱汝協濟茲惟柅辟可以肅列曹惟若德可以熙庶績圖休于永與尚懋哉

劉摯尚書右丞誥

蘇子由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宗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寞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早以御史少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開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

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入甚易以義持已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謝除尚書右丞表

蘇子由

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偃僕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公議恭惟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偽之真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少儒早歲猖狂偶竊方聞之選中年沉落既安縣尹之卑遭時乏入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囁嚅議論之場舉皆空言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



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  
光才短力罷安能越六聯之滯論雖復黽勉就職愧歎何言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  
弟之非將建太厦以覆群生故收衆材而無棄物然臣負過其  
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已無私或不孤於托付引類自助幸得免  
於顛躓不渝始終少答恩造

為樊左丞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俯臨慙顏  
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竟擗戴巨鼇之山未如恩重臣聞尚書  
百揆翊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宮左轄晉臬孔  
坦諒直當時漢拜楊喬閑練故事庶得百僚有懼於會府諸侯

取法於京師臣實謏才謬登清貫握蘭起草昔忝朝經剖竹頒  
條近貽人瘼備歷中外無聞聲庸版圖再緝貢賦未均於九州  
銅印更操威儀不檢於三署次郎補缺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  
難此受竊謂旁求後又側訪瓌奇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與  
化致理時無間言况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儻蒙  
垂收紫泥俯矜丹誠愚臣保陳力之言聖鑒有責成之地無在  
覲冒惶悚之極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入別狀封進  
古詩

上韋左丞二十韻

杜甫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霖雨思賢  
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



鶴新章賢初相漢范滂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樟  
深出地滄海闊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縉紳持衡留藻鑑聽  
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  
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  
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回首驅流俗生涯似  
眾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與有神為公  
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贈韋左丞丈濟

杜甫

左轄頗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時議歸前  
列不倫恨莫俱錫原荒宿草鳳沼接亨衢有客雖安命衰容豈  
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塗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

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老驥思千里饑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  
足慰榛蕪

參知政事

歷代沿革後魏古弼為尚書令參知政事隋蘇威高穎等參預  
朝政唐劉洎張文瓘皆參知政事魏徵杜淹等參預朝政崔  
仁師等參知機務此其始也宋乾德二年太祖已相趙普畏  
其專將擇官以為副而難其名稱召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  
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今可用之遂命薛居  
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  
令就宣徽使廳上視事殿庭別設樽位於宰相後勅尾書衛  
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半之蓋帝意未欲令居正等名與普



齊會要○史臣錢若水等曰按唐高宗嘗欲用郭時舉參知政事復以其資淺止令同承受平章事亞於參政矣穀言失之開寶六年詔參政薛居正等於都堂與宰相同議公事又詔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宜令與居正等同知雍熙四年御史言文德殿常朝百官皆有搏位唯參知政事未有詔令依位排砌至道元年詔參政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其搏位先異宜於為一並得升都堂二年詔自今參知政事不知印押班搏位列宰相後不升政事堂然押勅齊衙行並馬至今不易參政行丞相事多不踰年淳熙初葉夢錫龔夬之行丞相近三年言者以為懷私嘉泰許深甫為參政命陳勉之兼權又除袁起巖蓋二員也嘉定初命雷季仲妻彥發樓大防

亦二員遂為故事元尚書自置參知政事二人為宰相之貳佐治省事

羣書要語參聞政本職重端副唐李靖制宜緝台階之政唐崔

日用制燮贊化原參知鼎寶柳子厚代謝表擢參相府貳秩合

衡楊億謝表酒陪議於宰除賜魯公亮批豫太政於萬機下丞

相之一等實錄贊貳國鈞參圖廟論歐陽集黃樞貳職侍講金

華紫府引真參謀王鉉陳希烈制參聞政道陪貳宰司賜魯公亮批

詩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太宗賜蕭瑀

古今事實

崔湜文詞

唐崔湜初執政也年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

急序堂



下天津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燕公時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翰林盛事本傳

戴胃忠直

唐戴胃為尚書丞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戴胃於我無骨肉之親其實忠直厲行情深體國

諭除銀鈎

隋蘇威與高穎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本傳

解賜佩刀

唐魏徵知門下省事詔朝革國典參議得失他日宴群臣帝曰

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本傳

貢金不受

褚遂良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貢金遂良曰討弒君之罪不受其賂分紀

進爵以酬

唐戴胃為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戴胃於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厲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勞爾本傳

蹈履仁義

魏徵與杜淹等以秘書監參預朝政上問徵與諸葛亮孰賢云



云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德壽堂村本傳

勸行仁義

魏徵字元成正觀二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於是帝即位四年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本傳

參掌機密

魏文帝即位劉放孫資轉為左右丞參掌機密評曰劉放文翰孫資勤謹並管喉舌權聞當時三國志

輔贊聖德

施大資點字聖與自除簽書宋一月即參大政總軍國之務者

凡六載所建明為多尤以輸忠切諫輔贊聖德為心言行錄

守道耿介

唐蕭瑀復參預朝政帝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瑀於爾時不以利誘威林社稷之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大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歿日猶生年也本傳

風範端凝

李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俄除參知政事職源

剛毅守節

薛簡肅公奎字宿藝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



用吾今用卿矣。公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  
挺立無所牽隨。言行錄

剛正立朝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在政府七年務裁抑僥倖不以  
名器私入。同上

稱為五貴

隋蘇威字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蘇威傳

不直一錢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諳昉於上前人有  
言於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後盧敗昉知政事及盧事昉頗為

揮解之上因言曰。盧多遜常毀卿不直一錢。昉乃信上由此益  
重昉。常目之為善人。

真宰相才

寇萊公準召為參知政事嘗奏事切直。太宗怒起輒攀帝衣復  
坐事決乃退。太宗曰。此真宰相材也。太宗實錄

真合輔器

趙公普為相呂端為參政嘗語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  
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色。真合輔之器也。

中書總司

歐陽文忠公脩字永叔。公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  
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公與韓公同心輔政。



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人言行錄

天章條事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為參知政事每進見上以大平責之既而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退而條列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言行錄又宋元憲公庠帝召一府天章閣觀書上出詔自問天下利病事公時參知政事獨進曰臣等願至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同上

兼樞密院

趙忠簡公鼎字元鎮宰執奏事上詔孟度沈與求並兼樞密院

趙鼎曰仁宗陝西用兵宰相兼樞密今臣既兼而參與亦令專權則事歸一體無前人所謂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矣言行錄

同議邊事

紹興四年六月臣僚言仁宗皇帝康定初陝西用兵知樞密院晏殊言近詔邊事宰相參議而參知政事獨不與聞乞自今並許同議仍令書檢帝曰議政之臣所當同國休戚詔皆從之望檢會康定故事應密院邊事之大者詔參知政事同議仍書檢詔依見行條例仍自今三省官通書檢中興會要

面議政事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



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為主言行錄

前陳利害

王文忠公堯臣字伯庸在政事堂議論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上前所陳利害甚多言行錄

前辯是非

唐質肅公介拜參知政事與同列論政事未嘗阿屈雖在帝前必究切辯析要是非之歸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一日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

論禁朋黨

慶曆四年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政范仲淹對曰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悚水記聞

今薦人材

趙忠簡公鼎在洪二年召還除參知政事上諭謂薦人材公節以朱震范同呂祉陳夔呂本中林季仲董棻上之言行錄

面折賈琰

竇侁與賈琰同事太宗府中太宗嘗與諸王府射琰稱贊而多矯誕侁叱之太宗不樂因罷會自太祖出侁陞州後為參知政事太宗謂曰卿何以至此曰陛下以藩邸權恩至此太宗曰非也卿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職源



事之類身來身 卷之八 十五 後言堂

頭毆劉樹

後魏古弼大武時為尚書令叅知政事方欲奏除滅苑圍遇太武與劉樹圍寨弼碎樹頭毆其背大武奇弼公首皆可其奏以與百姓通鑑

取法韓歐

周益國文忠公必大除叅知政事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於宰相事任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脩殿上日有所爭退則懽然無間最為可法言行錄

勞曰裴度

慶曆中貝州兵士王則反明鎬師久無功叅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上欣然委之凱旋除平章事及見上勞之曰卿朕之裴度也

職源

太平宰輔

王文正叅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文正歎曰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為太平宰輔李文靖公不答至中書召文正語之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慮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言行錄

清優學士

孫夢得為叅知政事曰俸祿差厚爾與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優不如學士而勞責過之東齋記事

自節度除

丁謂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召為叅知政事以當降麻盛不



肅為學士以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其衡之

與相職均

張方平除參政制曰參議大政雖下丞相一等至於坐斷廟堂之論上則幹元化以調四時下則坐至仁以澤萬類近則群元仰首以承德遠則殊俗交臂以待命蓋與宰相之職業均

一員押麻

凡鎖院文臣職事官承務郎釐務官通直郎以上明日赴交德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政一員押麻麻卷自內出閣門啓御封兩吏對展宣贊舍人南面搢笏叉手摘首尾詞及階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詔令及冊后

之類則宰相文武百僚俱入

淳熙玉堂雜記

輪日知印

至道元年詔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輪日知印押正衙其位博先異位宜合為一商議軍國政事並得升都堂閏七月衝改會要

乘傳赴闕

淳化四年知大名府趙昌言乘傳赴闕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即日赴中書視事

轉官加階

王冀公以參知政事判大名府召還加邑封契丹方講好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謝特命以衣帶鞍馬賜之自後一府轉官加



階勳封邑入謝皆有對賜分紀

虜喜得人

薛簡肅公奎拜參知政事公嘗使契丹議論服其坐中及聞公  
用皆喜曰是得人矣六一文

行且相卿

契丹謀入寇畢文簡公士安首疏五事帝多納用中書關相乃  
進公參知政事帝曰未也行且相卿言行錄

魚頭公

魯肅簡公參大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公屢折之帝前時  
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性直言骨鯁如魚  
頭也同上

骰子選

丁謂作參政或率楊文公賀之公曰骰子選耳何足道哉東齋筆記

魏徵批鱗

魏徵參預朝政帝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見其嫵媚耳對曰陛  
下道臣使言臣不敢數批逆鱗哉本傳

丁謂拂鬚

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於中書有美汚中書履准鬚謂與拂之  
準曰君為參預大臣而與官長拂鬚耶謂顧左右深愧恨之

召母賜坐

賈黃中兩受詔知貢舉多稜技寒俊號為無私又掌吏部選事  
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賜



甚厚事畧  
坐與語曰教子如此真所謂今之孟母也因賦詩以美之賜予

加父優恩

叅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果崖吳正肅與尚書張公安道樞副陳堯叟張文孝旻文肅田登用而朝廷多優加其父恩命焉  
春明退朝錄

不交二談

張洎為給事中叅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以自大洎夙夜坐書每冠帶候準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二談準益重之後既同秉大政準亦忌之洎奏事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叅預

不曉一句

張洎為叅知政事嘗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廊廟上有所詢問乃默然不言深失計謨之體端曰洎雖有所言皆不過俾端陛下意耳上默然明日洎上疏徵買指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隴餉餽上初有意既而悔之覽奏不悅却以付洎謂曰卿所謂朕不曉一句洎皇恐流汗而退

同議都堂

會要開寶六年六月詔叅政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相趙普同議公事

坐退思嚴

魯宗道為執政管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謂之退思嚴雖妻



事文類聚卷之八  
子亦不許入國老閑談

古今文集

雜著

蔡參政制

元厚之

勅卿輔之任為朕股肱惟高謀博識可以濟太平之功惟同德  
一心可以成天下之務居嘗遴選尤謂才難具官其學足以造  
微智足以適變向跡禁近遂長憲臺繩愆糾繆而多所贊襄指  
佞彈邪而無所迴隱維持大法以尊君愛國為心排沮異端以  
陳紀立經為務詢求列位爾實忠嘉斷自朕心進參太政夫惟  
以公滅私則無朋淫之毀以忠事上則有輔德之休祗服訓誥  
往欽朕命可特授

章參政制

元厚之

勅朕若稽古正名于百工惟門下二品副侍中之職與聞國論  
實左右予其官其直資雋明通達治體當陪宰府出殿師藩今  
茲命爾躋秩于東省爾其念哉民之利病在賦政政之臧否在  
官人官非其人政或失當出納自爾任惟欽哉

讓知政事表

李嶠

有命自天光寵踰量如集于木啓處失圖中謝臣聞簡賢任能  
百揆所以時敘謬官失職尤流於是咸曠隆替所寄義不可輕  
臣才實凡庸志無遠大叨預簪纓遂升臺閣踐金門而遊石室  
掌孤史而參鳳綸被蜉蝣之衣徒切榮寵接鴛鴦之羽久慙尸  
曠甘受妨賢之責忽承非次之恩乃使參預機衡獻替帷幄持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八

二二



濟巨之舟楫味和羹之醞醢以挈瓶之智陪負鼎之遊將何以  
抵奉帝惟獨亮皇極况丹青所運鼓舞通於四時鑪錘所裁網  
紀行於萬俗動關政體豈易其人臣才缺行踈藝殫術淺同乎  
房之多病異吳漢之強力策支離之杖未振其軀資擁腫之材  
豈勝其任將恐貽災傾餽取辱敗軍喪實虧名夫豈足惜害公  
撓法茲焉是懼敢緣陳力之義輕布由衷之請伏冀九雷垂澤  
三舍迴光體臣不移之愚於臣難奪之志特停過謬改命才賢  
則器滿之凶不累於凡鄙棟隆之吉永光於聖代

辭免參知政事表

歐陽脩

職參論道宜極選於一時授匪其人實駭聞於衆聽恩命所被  
跼踖難安中謝伏念臣本乏材能徒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

聞豈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王之恩天地曲示含食而朝廷之  
事臺壘動關利生豈止臆官之誦每懷誤國之憂矧惟政事之  
臣實代天子之任俾之贊貳且擇材賢伏望皇帝陛下收誤獎  
之恩廣兼諧之訪憫疲為之已試備見無庸求後又以在廷擢  
之不次俾或安於舊職冀免速於罪辜報效之誠殫糜後已

謝除參知政事表

歐陽脩

贊貳國鈞參聞妙論謂宜不次之選冀得非常之材乃以敏邁  
比之承乏誤恩過被許讓靡從中謝伏念臣少迫賤貧獨勤學  
問儒者博而寡要况匪多聞文章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  
遭亨嘉之會驟蒙獎擢之私所言語侍從之流逮今踰紀玷出  
納樞機之任初之可矜幸先彈理之未加每欲逡巡而忍去敢



期層者俾與政機優以寵華進其爵秩望非意及榮與憂并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德聰明禹躬勤儉博求後人以濟治康謂  
臣既樸且愚必能循於忠謹雖庸而懦尚可策其疲篤猥以備  
貢遂茲員寵敢不益堅素守自勉不強惟殫犬馬之勞上答乾  
坤之造

辭免叅知政事劄子

樓鑰

承命下臨撫躬增惕竊以中書之本萬化固資叅預之良近甯  
之有一臣足稱倚毗之重敢言推擇誤及元庸伏念臣游黜從  
班叨塵有府才再周於月瑄已疊被於恩綸玩愒自慙於事功  
而何補衰疲既甚况疾病之復侵方將俟使介之旋便請掛衣  
冠而退忽驚寵渥俾與政機載欣舊華間有三人之同列若稽

近比未聞兩地之贊員伏望皇帝陛下俯察由衷曲於過分收  
還成滙願亟賜於俞旨茂束英才以共扶於輿運

辭免叅知政事表

樓鑰

進叅政柄誠出誤恩員遠國未回淵聽淳布懇祈之切敢辭  
俯偃之恭中謝伏念臣才不遠中身今既老十載排根之已甚  
實倍費於保全一朝收名而復還又屢叨於褒擢非敢忘知止  
之義蓋欲堅圖報之心今則疾狀交侵徒強顏而自覩年齡云  
邁顧納祿之未能使在旬月之間稍有毫釐之補序遷而上已  
分已逾而况據案牘而書名雖負而何益對冕旒而奏事無  
長策之可陳謾寵所加羣言必駭伏望皇帝陛下念經綸之事  
重思請贊之才難別選英髦俾作調元之助毋吝衰瘁更詒濫



吹之譏或昇舊班府存孤迹

謝除參知政事表

樓鑰

充貳樞庭方懸玩傳普階寧路遽被推遷倍深臨谷之危莫遂  
 循墻之請中謝寤以朝廷建輔號天子之四鄰政事參聞下丞  
 相之一等定名稱於乾德復官制於建炎必求異能乃副隆委  
 伏念臣頽齡景迫壯志日凋丹掌吏銓但守停年之格濫居宥  
 府未寬思職之憂雖粗竭於謏才終莫禪於末議負一宜去有  
 七弗堪宿恙漸侵將顛天而致禱謀恩狎至直踏地以靡違况  
 秉鈞當軸之虛負而知印押班之分日兼與漢董之約仍從商  
 皓之游命服匪頒復賜天閑之駿爰由增衍更開公社之封肯  
 在本兵尚為僥冒茲叨助理尤懼曠疎茲益伏遇皇帝陛下盛

德又新至誠樂與折衝禦侮坐底於外寧聚精會神力先於內  
 治東求俊又宜在弼諧肆冷衰退之蹤亦忝延登之數臣敢不  
 益殫愚慮仰贊宏規曰都曰俞願竊慕慶歌之喜知足知止庶  
 幾從告老之私

上曾參政書

臨溪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  
 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  
 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夫而閣下必欲使之察  
 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  
 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又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  
 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



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示下故某得而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久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其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久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

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其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政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



人之心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怨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之所願而樂者乎且願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與鄭參政劄

朱晦庵

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旣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濟會少有一毫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暮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真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為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瑣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

亦無足言者今若得以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矣突入地無所恨矣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纏撓不遂所懷則喜素心尚在本未能平一旦遇事感觸不能自己更以垂歎之年自貽投竄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身任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喜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垂絕之言無復倫次唯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

詩話

作釣魚詩

見前參政類







號為都司亦曰左右曹元豐六年都司置御史房主行彈劾御史按察失職七年御史房置簿以書御史六曹官糾核之多寡當否為殿最紹聖初詔都司以歲終點檢六曹稽違太多者其姓名取旨二年詔御史臺察六曹稽違失者送左司紀定建炎二年以置檢正省左右司二員明年復隆興元年詔左右司郎官各差一員減罷二員二年詔左司書擬吏戶禮機速房右司書擬兵刑工賞功房文字後以右司掌刑房事任為劇乃置一員左司掌總察吏戶禮三部受事傳事右司掌總察兵刑工三部受事傳事各置郎中員外郎都事其屬有祇候郎君架閣庫管勾同管勾等八人

羣書要語 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三公之喉舌 漢崔寔傳 二十

四司呼左右司為都公 唐書 董正六曹 彌綸省闕 紀綱百司 左右司掌受傳六曹之事而舉正文書之稽失 四朝志 舉稽違署符目知宿直為丞之貳 六典 掌舉諸司之綱紀與百僚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 同上 位膺列宿爵綰通班總八座之繁司承萬機之要務鏘鏘會府掌北斗之璣衡肅肅禮闈握南宮之樞輿 張鷟勅許鑑文 尚書政本左右司綱紀之地故郎選異於諸曹 南豐擬制 都司分治六官事無巨細畢陳于前若網在綱振之則舉弛之則廢 樂城除孫覺制 中臺都司主以郎吏非獨付受書奏亦以助正紀綱 除張康國等制 升冠都司之右 趙及制 都司紀綱之地非習知臺閣故事不在茲選 同上 參訂左曹 參訂右曹 同上

唐書 卷之九



古今事實

毗佐助鼎

太尉司徒司空長史秩比千石號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應邵漢官儀

台佐加貂

褚球字仲寶為司徒右長史加貂佐加貂始自球南史

玄冕黻裳

隋煬帝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宋因改曰郎中服章與諸司郎中並同玄冕五旒衣元章裳刺黻一章兩梁冠

玄纓纁裳

天后永昌元年始置左右司員外郎各一人時顧琮自侍御史

除元懷真以洛州司戶遷其朝服與諸司員外郎並爵弁玄纓簪導青衣纁裳一梁冠

以文辭薦

白敏中字用晦為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白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病足宰相李德裕薦敏中文辭類其兄而有器識

以詳整稱

武元衡字伯蒼遷左司郎中詳整任職時以詳整稱重

勵志獨立

隋骨儀為右司郎中于時政漸濁亂貨賂公行士夫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隋書

草疏極言



張拭字敬夫除右司員外郎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拭夜草手  
疏極言其不可且請宰相質責之宰相慙憤不堪而上獨不以  
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拭復奏上意感悟命得中寢  
誠齋集

精簡得人

太宗朝劉洎上疏曰尚書萬機乃為政本比者網維不舉竝為  
勲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四員左右  
丞左右司郎中如竝得人自然網維一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  
息其稽滯哉唐書

掄選有序

吳王潛為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甲簿湮沒

潛雍容款接坐客常滿隨才而接人人自以為得徐知誥相吳  
掄選有序潛之力也九國志

公廳決事

劉摯傳摯遷右司郎中初宰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問白事多  
掄兩端司意旨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

都堂坐白

張維字振綱留為左司郎中遇事有未便輒詣都堂坐白或甚  
曰瑣瑣辯切非朝官體公曰都司助調鼎實幾微所關若視吏  
籤擬輒涉筆書不置可否安用我輩耶晦庵集

沮大臣議

倪濤字臣濟遷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



為固位計濤獨曰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無輕議以貽  
後患宰相王黼怒曰左司敢沮軍耶罷之東都事畧本傳

宣都司力

葉顥除右司時孝宗初即位欲清中書之務增宰士之員公膺  
首選遷左司一日帝召諫官曰葉顥在都司二年甚宜力然與  
宰相為朋黨諫官對曰臣不識葉顥聞之公論不然因陳其求  
外補意帝默然良久曰非卿則朕無以知此人越翼日除吏部  
侍郎兼權給事中楊誠齋集

書數曾布

陳瓘為右司員外郎以書獻曾布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  
而壞先政皆閣下之過也布讀之大怒辨論移時瓘指事終言

辭色不撓堂吏比肩竦觀又以日錄辨國用須知繳申三省遂  
出知秦州丁未錄

面折願浩

紹興二年時方審量濫賞以左右司領之呂願浩當國時有縱  
舍右司員外郎王岡輒持不可曰公東國鈞於天下具瞻之地  
不平謂何然始有所歸矣願浩矍然中興系年錄

出使除職

元豐六年七月左司郎中范雍直龍圖閣河北轉運使都司出  
使除職自此始元祐元年范子奇范純夫自左右司出為河北  
京東轉運皆用雍例直龍圖閣長編

被劾失職

事類彙編卷之九



許鑑為左司郎中不稱職張鷟劾之云位膺列宿爵綰通班總  
八座之繁司承萬機之要務唐書

自書除目

王震字子發元豐四年開天章閣初用官制大除拜詔震與吳  
雍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同授右司員外郎直使自書除目時  
論笑之哲宗實錄本傳

學為宰相

紹興十二年三省擬進右司郎中上謂輔臣曰神宗聖訓云左  
右司便是學為宰相豈可不謹擇會要

都事

歷代公華本尚書都令史之職今史蓋前漢官也漢尚書臺令

史秩二百石魏令史皆八品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  
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陳五人品並第八隋開  
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正八品上唐置六人從七品  
上自晉宋齊後魏北齊隋置八者當八座之數梁陳置五者  
當五曹之數唐置六者當六曹之數宋尚書省都事正八品  
元於左右二司各置都事亦古制也

古今事實

絳服賢冠

都令史絳朝服進賢二梁冠官品第八虞月八斗晉百官表注

朱衣執板

自魏晉宋齊正令史書令史皆有品秩朱衣執板進賢二梁冠



齊職儀

判事側坐

尚書郎判事正坐都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北齊故事

在任專學

虞溥字允允為編將軍領兵備隴西在任專學以郎中補尚書

都令史

有國士風

趙孟字長舒補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面有疵  
黯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

言古葬地

太康六年尚書郎令史王銓上言古葬必於不食之地不妨民

令率土之臣各附京邑求墓地廣種松柏臣恐數十年後民  
松柏相望非求安之制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九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六曹部

總尚書

歷代沿革尚書古官也。周為內史，周禮司會中大夫二人。戰國時有尚冠尚衣之屬。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遂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而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各有



其任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二曰二千石曹主刺  
 史郡國事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四曰主客曹主外國東  
 狄事後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為五曹後漢光武以三公曹  
 主歲蓋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  
 民曹主繕修工作監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  
 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為六曹是時  
 尚書雖有曹名以為號靈帝以待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  
 此始見曹名魏改選部為吏部又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  
 支凡五曹晉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為六曹而無  
 五兵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宋齊梁各  
 有六尚書又有起部尚書起部不常興立官廟則權置事畢

省陳承梁置尚書五員後魏分尚書二十六曹曹置代人令  
 史譯令史書令史各一人隋改為六部尚書分司曹務直宿  
 禁省如漢之制唐因隋制六典建官龍翔二年改尚書為太  
 常伯咸亨元年依舊宋初監藩鎮之弊以尚書郎曹出領外  
 寄熙寧詔新官制以六曹尚書侍郎為長貳元祐置權尚書  
 元因唐宋舊置六部各以尚書為之長  
 羣書要語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尚書唯仲山甫王之喉舌詩士之權貴不過尚  
 書漢官解詁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釋名尚猶奉也百官  
 言事當有案平處奏之故曰尚書同上尚書萬事之本朕所責  
 成也而慮秩儉薄甚非治體康帝起居注漢明帝詔尚書蓋古



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謹歟漢官儀天下樞

要在於尚書韋彪傳太宗謂戴胄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不

下有受其弊者戴胄傳漢置五曹今分六尚近喻喉舌遠譬斗

樞隋江總表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宜選舉之所

由定斯乃文昌天府隋百官志文昌政本司會要經况其五曹

斯納百揆南史八座之任非賢莫居蔡謨疏臣聞尚書百揆翊

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垣左轄柳子厚遜官表

尚書職在機衡官禁嚴密後郎顛傳入作納言光輝紫極韋誕

集影組文昌升簪清覽傳儀傳獻善宜美楊雄箴綜事分務發

揮政源魏志王肅云

詩句尚書北斗尊顏真卿集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杜甫北

斗司喉舌東方領縉紳赤管隨王命尚書踐台斗並同上

尚書總庶事官人承法憲魏應掾詩解組便歸閑處士折花莫

突病尚書歐公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聲如在履聲中東坡上方

行賜尚書寫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凜凜雄千夫我如懷祖拙

自謀正作尚書已過優並同上王述字懷祖與義之齊名而義

之輕之尚書氣與秋天香杜

古今事實

猶天喉舌

李固疏曰陛下有尚書猶天之北斗北斗為天喉舌尚書陛下

之喉舌李固傳

擢任喉舌



後漢左雄虞詡上疏薦之曰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弼正之益由是拜尚書

試對第一

後漢翟酺時尚書有關詔將大夫以上試對政事第一天文道術以第一者補之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焉本傳

早拜見重

蔡景歷拜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日午後景歷拜日適逢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

委以老成

晉山濤轉尚書表辭年老詔曰方今多事嘉謀良圖委以老成帝喜得入

梁明少遊知名之士位都官尚書簡文帝謂人曰我不喜明少遊作尚書喜朝廷得人南史

典定舊制

伏湛字惠公拜尚書典定舊制袁崧漢書

閑練舊典

李固薦楊准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益都耆舊傳

明習舊章

王博拜尚書明敏習漢家舊事分紀

明習故事

侯霸光武時拜尚書時無典故朝廷又少近臣霸明習故事每春下寬大之書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



典樞機

韋彪上疏曰欲急世所務當先除其患源在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決之不可私也華嶠後漢書

典密機

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漢官儀

卽古六卿

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卽古六卿之任也衛盧久居斯位不忝厥職魏志

制法九品

陳羣爲尚書制九品爲官人之法同上

謹言正直

朱穆爲尚書謹言正直謝承後漢

方毅廉貞

黃琬方毅廉貞爲尚書續漢書

魏朗寒謬

魏朗字少英入爲尚書再升紫微寒謬禁省不屈豪石謝承後漢書

荀緄寬敏

荀緄字伯條拜尚書緄性明寬敏於衆職以厲群僚秉機乎正直道而行是時内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同上

宜擇温厚

高馮正觀初上五事曰如尚書八座人之所責成者也宜擇温



厚修潔者任之尚朴素華浮偽使家識孝慈人知廉耻自然禮節興矣本傳

妙選德望

唐元宗欲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以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貴之地妙選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拔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通鑑

舉觴見屬

後魏肅宗舉觴為群臣曰哀尚書朕之杜預故以杯屬元凱侍坐者莫不仰羨北史

上疏薦拜

後漢左雄虞詡上疏薦之曰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任唯古之官由是拜尚書

佩刀簪筆

尚書佩契刀囊執板加簪筆焉袁子正書又周捨問劉本尚書官著紫荷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荅云張安世傳云囊簪筆事武帝數十年注云囊橐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南史

班詔賜珠

顯宗拜鍾離意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子回車於勝母之門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平尚書之



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後本傳

鄭崇獲聲

前漢鄭崇字子游為尚書僕射數諫諍上納用之每見輒獲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本傳

杜預武庫

杜預為尚書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羨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王隱晉書

叱梁冀帶劍

後漢張陵字彪仲為尚書省歲朝梁冀帶劍入省陵叱冀令出救虎賁奪其劍百僚肅然冀弟不疑曾舉陵孝廉謂曰昔之舉君所以自罰也陵曰今申公憲以報私恩本傳

呵虎賁置弓

朱穆拜尚書正月百官朝賀畢虎賁當陛下置弓於地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穆乃呵之曰太子弓當載之盾首之上乃敢置地太不敬節收虎賁付詔獄治罪莫不肅然張璠漢記

古今文集

雜著

上李實尚書

韓愈

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已來不再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一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



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奄亡鳧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  
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無問啓

柳宗元

某啓當州負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  
問捧讀喜懼浪然流涕慶幸之深出首幸外伏惟尚書鶚立朝  
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司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  
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譬之涉蓬  
瀛登覽闕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  
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歔歔晝誅宵興  
願為厮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冀而  
何施囊橐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狂踊懇戀之至謹奉啓起

居輕歸威嚴倍增戰越

上河陽烏尚書欲獻文啓

柳宗元

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定亂三城建功鼎彝竹  
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  
屏棄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踴  
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任役已震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  
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繡緗贊揚太  
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漢戀慕交深冒驢威嚴伏增戰越

律詩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杜甫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碑



兀火雲昇思露道暘黃梅用敢望官恩玉井冰不是尚書期不  
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暮春陪李尚書過鄭監湖亭汎舟得過字 杜甫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王樽移晚與桂楫帶酣歌春自繁魚  
鳥江天足菱荷鄭莊賓客地袁白遠來過

迭李遜尚書赴襄陽八韻 韓退之

帝憂南國切政命付忠良壞畫星槎動旗分獸歛揚五營兵轉  
肅千里地還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寬屬郡戰馬隔  
鄰疆縱獵雷霆迅觀棊玉石忙風流峴首客花艷大堤倡富貴  
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總侍郎

歷代沿革

初秦置侍郎無員分隸三署主執戟侍宮殿出則充  
車騎漢因之侍郎秩四百石以其為郎內侍故曰侍郎侍郎  
六卿之副凡諸郎掌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以待衛之故通  
謂之侍郎武帝時東方朔為郎後楊雄為侍郎當時謂之官  
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尚書亦有侍郎初入臺稱郎中  
滿歲稱侍郎 尚書郎入臺功高者轉為侍郎 煬帝二年  
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並正第四品今之  
侍郎其置自此始又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吏部為選部郎禮  
部為儀曹郎兵部為兵曹郎刑部為憲曹郎工部為起曹郎  
以異六侍郎之名 唐武德六年廢六司侍郎貞觀二年復又  
降為正四品下惟吏部侍郎為正四品上咸亨元年復為侍



郎總章元年吏部兵部各增侍郎一員宋以為階官至元豐官制行始有職掌元祐二年初置權侍郎從四品如未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及待制以上者並帶權字祿賜比諫議大夫崇寧罷權侍郎建炎四年復置元仍之置六部侍郎

羣書要語位不過侍郎權纔給事黃門楊雄解嘲周歷五曹之

副建明萬事之本中臺政本思舉舊章六卿貳職今之盛選冊

府元龜序文昌貳卿位次八座東坡除陸佃制六卿之副百士

之牧唐制侍郎掌貳令之職朝廷大政參議焉臨軒冊命為使

則持冊書授之四夷來朝則授其表疏而奏之獻贊幣則受以

付有司唐百官志侍郎自皇朝以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履歷

清要望實具美者無以居之類要侍郎二十六人四百石一曹

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後百官志

詩句客曾與天通出入清禁中李白召登金華省我入銀臺門

同上登臨憶侍郎杜二賢惟侍從卓犖傾鄒枚韓侍從近古有

虛位公今此去何時歸幸得復中氣泰從拂天棖紅旗照

海壓南荒徵入臺中作侍郎並同上響切晨趨佩煙濃近侍香

柳優游侍從臣左右天子觀六一集王殿清霜綴晚班晚登

玉墀侍珠旒並同上與君持囊侍帷幄同到溫室觀堯蓂東坡

紫府侍臣鳴玉佩山谷大似不蒙稽古力至今猶着侍臣冠同上

古今事實

閑達故事

後漢楊球字方正為尚書侍郎閑達故事章奏處議為臺閣所



事文類聚卷之十

卷之十

德壽堂

崇信本傳

彌綸舊章

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伏事丹墀彌綸舊章謝承後漢書

尚德之舉

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顛宜賞之韓愈舉韋顛自代狀

古今文集

雜著

薛左丞謝除門下侍郎表

汪藻

父參帷幄方俟黜幽進貳機衡遽叨圖舊莫寢已成之命唯深非據之憂帝寵過隆撫躬何幸中謝伏念臣舉從孤遠遭值聖明少誦師言每信書而違俗晚陪國論更充位以妨賢家淵蓋

之誤知保孤衷而平進肆竭股肱之力何施毫髮之功豈伊白首之衰蹤堪此黃扉之重任雖緣人之實玷詔除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覺聖疏通萬物之理灼見群臣之心猥憐撲學之無他擢處周行之至要第崇資顛秩當救有用之材

方治世昌辰尤急可觀之效誓勤鞭策力振綱維與多士以同寅上承休德殞百身而圖報敢愛餘生

律詩

寄鄭侍郎

王介甫

兩朝人物嘆賢豪澗壑清風晚見衰江漢但歸滄海濶丘陵難學泰山高放懷詩酒機先息回首功名世自勞又願作公樽俎客恨無三畝斷蓬蒿

事文類聚卷之十

卷之十

十一

德壽堂



送張侍郎

韓愈

司徒東鎮馳書謁丞相西來走馬迎兩府元臣今轉客一方通  
冠不難平

寄王侍郎

杜甫

何限倚山水吟詩秋葉黃蠅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風物悲遊  
子登臨憶侍郎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總郎中

歷代沿革初秦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三署五官中郎將左中郎  
右中郎將凡二署署中有郎中每員多至千人分隸三署主  
執戟侍宮殿出則充車騎漢因之郎中之名猶因三署本號  
置尚書郎四人分掌尚書事時馮唐為郎中署長光武分尚

書為六曹每一人尚書則領六郎凡三十六郎自漢以來尚  
書諸曹郎中侍郎或不兩置魏自黃初改秘書為中書置通  
事郎掌詔草而尚書郎有二三人非復漢時職任晉宋齊  
唯置郎中梁陳兩置後魏並置唯置郎中隋以諱忠不置郎  
中煬帝改曰郎唐改郎為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大夫咸亨光  
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元豐官制行郎官理郡守以上資任  
者為郎中郎中員外郎亦自為兩等頗自履歷而授之後來  
相承必欲以開升知州資序為郎中於是拜員外者具改官  
實歷歲月申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細滿入考則陞知州  
乃作正郎別命詞給告常有旨初除郎官雖資歷已高且為  
員外郎候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元六部各置郎中



羣書要語舊選尚書郎極清望也山濤啓事鄧遐有才義論者

以為宰士之俊宜用為郎同上臺郎皆朝之俊選當足處事宜

辨止疑滯也裴度奏今以劣弱之質任督責之官以無用之才

管繁劇之任且臺郎清顯論望宜充者郭璞表草奏郎吏之選

必資時秀元和制詰宜序天臺之屬同上濫跡星署職類發揮

草臺又參奏議頗練朝革宜從滿歲之遷俾轉分曹之次處

以彌綸之職當茲俊茂之選宜正列星之次俾承賜筆之寵

省理辨疑時稱簡達高選髦士以分劇曹並同上優遊省闈

珥筆萃軒潘岳贈陸機握蘭建禮總郎官劉孝儀為江僕勸薦

翔于郎署韓文叨陪錦帳坐漢百官志往自星郎爰秉天憲揚

國忠制嘉乃令子為吾望郎元徽之行韋審規父漸制郎官古

之元士天下之務多所關決其於猶益大矣常衮制虞詡曰臺

郎顯職乃筮仕之通階職類臺郎御史邦之俊茂若出宰牧守

頌聲興矣晉起居注晉尚書郎選極清美號為大臣之副通典

詩句郎官清要為世稱韓愈永貞行馨香粉署妍杜為是先帝

白髮郎東坡鷄舌還應共賜香君為尚書郎坐擁百吏繁

東川得望郎坐與西爭重並同上喜得廊廟舉嗟為臺閣分遠

從南斗外遙仰列星文蘇味道郎官有錦帳杜

古今事實 含香握蘭

尚書郎伏奏事黃門郎對揖跪受故稱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

丹墀應邵漢官儀又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

事類彙編卷之十 德壽堂梓



氣息芬芳也 宋百官志

作文起草

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晝夜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外 漢官儀

粉署丹墀

粉署郎署也以諸郎官握蘭含香故云馨香又謂之畫省以粉畫之故言粉署又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以丹朱漆地故謂之丹墀 通典

青縑白被

尚書郎入直官給青縑白綾被或以錦被給帷帳茵褥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 漢官儀

夕對青瑣

黃門郎日夕入對青瑣門拜 同上

月賜筆墨

漢尚書郎月賜赤管太筆一雙喻麋墨一丸 通典

獨宿臺上

黃香為尚書郎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而善之 類要

常伏省下

馮豹為尚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伏省下或自昏至明天子默使久持被覆 擊虞三輔史錄

太微積星

後漢楊秉疏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宰百里



太微後星

太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史記

一曰依鳥

郎位十五星在帝位東北一曰依鳥郎府也三省郎中是其職也晉天文志

號三列宿

韋湊祖叔諧正觀中為康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

拜舉孝廉

胡廣舉孝廉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恪勤職事所掌兼治兩曹續漢書梁魏武集選舉令云國家舊法選尚書郎以取孝

廉也

詔選清白

安帝元初六年詔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出補令丞尉後漢記

容儀端正

田鳳字季宗為尚書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三輔決錄

威容可視

杜軫為尚書郎威容可視華陽國志

皆須稱職

永昌五年勅六官分事四方取則尚書郎皆是妙選須稱職司



馬馬唐會要

不可賞能

開成四年鹽鐵推官姚勗鞫問河陰黠吏得實除職方員外郎右承章温上疏以郎官朝廷之清選不可以賞能吏續通典

豈郎才邪

李林甫源乾曜執政乾曜子潔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才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同上

至郎足矣

孔若思勵學擢明經庫部郎中嘗曰仕官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水一石明自足意同上

自起撞郎

明帝性褊察常以事怒郎樂松以杖撞之松走入床下帝甚怒疾言曰郎出郎出松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鍾離意傳

皆主更直

五官中郎將一人主五官郎五官郎中無負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衛諸殿門後百官志

撲被逕出

魏舒為尚書郎時郎選或有非其人者論者欲汰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逕出同僚素無清論咸有愧色談者莫不誅其高晉本傳

給帳入直



尚書郎入直官給帷帳氈褥侍史二人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奏事明光殿 宋百官志

職典樞機 徐防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長謹奏事二世未嘗有過云類

才堪廊廟

索靖子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注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 晉書

白首郎署

馮唐以孝廉者為郎中署長白首益於郎 荀悅漢紀

一家郎官

韋虛心父子兄弟更踐郎署時稱郎官家 舊唐書

披觀青天

樂廣為尚書郎與何晏鄧颺等談講衛瓘見而奇之曰常恐微言將絕今復聞之命諸子造焉謂曰人之冰鑑也每見此人瑩然如披雲霧而觀青天也 王隱晉書

上應列宿

後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明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本紀

馮勤佳吏

馮勤除為郎中每引進帝顧左右曰佳乎吏也 移本傳

趙奉高名

趙奉早擅高名在宦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



年方露省官

古今文集

古詩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

韓昌黎

天星牢落雞喔咿僕夫起食車載脂正當窮冬寒未已借問君  
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期待從近臣有虛  
位公今此去歸何時

律詩

和趙郎中捕蝗韻

蘇子瞻

麥穗人許長穀苗牛可沒天公獨何意恐使蝗蟲發驅攘者令  
典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我馬亦款斲飛騰漸云少筋力亦

已嵬苟無百篇詩何以醒睡尤初如疏畎滄漸若決澗激往來  
供上吏臆脫不容歇平生輕妄庸熟視笑魏勃愛君有逸氣詩  
壇專斬伐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慎無及世事向空書咄咄

送陸郎中

錢起

事邊仍戀主舉酒復悲歌粉署含香別轅門載筆過管聲出漢  
苑柳色過潼河相憶情難盡離居春草多

送致政朱郎中東歸

王介甫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闕稍留冠  
蓋饒東門馮唐老有為郎戀踈廣終無任子恩今日榮歸人所  
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喜李侍御拜郎官入省

錢起

...



粉署花驄入，丹青紫詰垂。直廬驚漏近，賜被覺霜移。漢主前羅席，穰侯許鳳池。應怜後行鴈，空羨上林枝。

聞崔馬竝拜臺郎

蘇味道

振鷺翬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覽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為臺閣分。遠從南斗外，遙仰列星文。

南省伴直

韋莊

文昌二十四仙曹，盡倚紅簷種露桃。一洞烟霞人迹少，六行槐柳馬聲高。星分夜彩寒侵帳，蘭惹春香綠映袍。何事愛留詩客宿，滿庭風雨竹蕭騷。

賀楊十一新拜省郎

白樂天

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墻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

女護朝衣

省中郎事

岑參

華省謬為郎，蹉跎鬢已蒼。到來還襍被，隨例且含香。

朝趙郎中

賀遂涉

負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

總負外郎

歷代沿革

晉宋尚書省置負外郎，分判曹事。隋開皇三年尚書

二十四司各置負外郎一人，謂本負之外復置郎也。掌其曹之版籍，侍郎闕則釐其曹事。此今負外郎所由始也。通典注

歷代尚書郎各以部名為稱，負或謂之侍郎，皆無負外之號。前代文傳及職官要錄或有言負外郎者，蓋謂負外郎散騎



侍郎耳非尚書之職也 煬帝三年每司減一郎置承務郎一人同開皇負外之職 唐尚書諸曹各置負外吏部置一人龍朔咸亨光宅並隨改復 宋元豐官制六曹郎官理郡守以上資任者郎中通判以下資序者為負外郎雖理知州資序未嘗實歷知州及監司開封府推判官者止除負外郎 元六部各置負外郎

羣書要語 任外郎之負承諸曹之務 胡文恭行王稹制 陟中臺之局 賞副郎之聯 王鼎制 俾升文昌用副郎選 公是行雍明遠制

古今事實

散郎

外郎散郎也 漢惠帝純注

副郎

韋侯以考功副郎守盛山 韓文盛山十二詩序

彌重其選

負外郎唐朝彌重其選 通典

司皆其選

職負令二十四司皆其選也

古今文集

律詩

和王負外晴雪早朝

鄭谷

紫微晴雪帶恩光 繞仗偏隨鴛鴦行 長信月留寧避曉 宜春花滿不飛香 獨看積素凝清禁 已覺輕寒讓太陽 題柱盛名兼絕



唱風流誰繼漢田郎

送鄭員外

韓翃

風流不減杜陵時五十為郎未是遲孺子亦知名下士樂人爭  
唱卷中詩身齊吏部還多醉心顧尚書自有期要路眼看知己  
在不應窮巷久低眉

同錢員外禁中夜直

白居易

宮漏三聲知夜半好風涼月滿松筠此時閑坐寂無語藥樹影  
中唯兩人

聽水部吳員外新詩

白居易

朱綾仙郎白雪歌和人雖少愛人多明朝與向詩家道水部如  
今不姓何

十卷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一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六曹部

吏部尚書

**歷代沿革** 吏部尚書周之天官卿也漢成帝置列曹尚書四人  
其一曰常侍曹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靈帝改吏  
部為選部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部事右於諸曹尚書曹吏  
部尚書一人宋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書後還置一人  
**齊梁陳**皆曰吏部尚書自漢及魏授此職者竝云吏部尚書  
若授諸曹尚書直云尚書然此官歷代班序常尊不與諸曹



同也。自魏至梁，竝第二等。梁定十八班，班多為貴。吏部尚書班十四，諸曹尚書班十二。**後齊**尚書分統列曹。**隋**吏部尚書統吏部侍郎二人，主爵侍郎一人，司勳侍郎二人，考功侍郎一人。**唐**因隋制，吏部尚書一員，正三品。龍翔二年，改為司列太常伯。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改為文部。至德初，復舊。總判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四曹事。**宋**張昭為尚書，獨掌京官七品。元豐官制行，以審官東院歸吏部尚書，左選審官西院歸吏部尚書右選。**元**因唐宋舊制，吏部掌天下文武官吏選授勳封考察廉能出給制誥等事。吏部令史分掌名頭，以尚書為之長。

**羣書要語**：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書周官乃立天官冢宰。

使師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同上尚書萬事之本，選部五曹之右。常集吏部尚書制輟乃鈞衡專茲銓鏡。唐太詔令辨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肉史，選妙秩清。舊制銓管九流，品藻清濁。李重集選曹箴冠六卿，統百職。自集天官太宰，秩序常尊。自昔迄今，冠諸卿首。同上藻鑒流品，是資清識。唐臨冊爾其懸衡處物，虛心待士。同上文昌六卿，楊億代表。中臺職司，願講求於故實。未央朝會，時瞻近於清光。同上合左右之聯歸，簿領者凡六十案。奏文武之士，在考覈者逾二萬員。李清臣表天官冢宰之崇，文昌選部之重。錢表類尚書總統百度，是為古官。吏部表率六曹，茲為重任。自天官之任，人物所宗。以撥煩治劇之才，行激濁揚清之政。並



同上漢華民曹魏仍東掾毛孝先以清公見美盧子巖以直固

任職張續表樂彥輔雍容自守當時恨其寡譽山巨源意存賞

拔不免與世沉浮同上東西兩漢左雄孤絕於前南北二曹山

濤真嗣於後沈約代表自非伯豪之天下稱能仲子之時人歸

德孝先之拔奇抑偽巨源之黜惡舉善然後可以銓鏡流品平

均衡右梁王筠為第六叔議吏尚書表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

士爾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

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任昉為范雲議吏部尚書表况今日之

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

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闕天求其博哉崔亮答劉景安書假

勢風雲非由羽翮徒得推遷就列僊俛當時曾無碎確議禮之

名詔有銅雀獻賦之敏而政本寔繁司會攸切溫子升廣陽王

議吏部尚書表

詩句晉中無水鑑敢當吏部銓山谷丘山岌岌連天峻沔水澄

澄澈底清王正崔浩掌吏部時人為之語云分紀符彩照千里

銓衡總九流劉斌和許給事傷牛尚書持衡禹藻鑑聽履上星

辰杜

古今事實

周之天官

吏部尚書周之天官卿也六典又掌文官選舉判天官司勳司

封考功等四司職負令

漢之選部

事類彙編



吏曹尚書典選舉齊杞屬二八曹靈帝末梁鶴為選部後百官志注

士願居選

梁王泰山仲通能接人士人士願居其選官頃之為吏書衣冠傾屬梁書

時皆推美

李尚書又王尚書止崔賓客河掌吏部皆獲當時之美

二世吏部

謝舉字言揚掌吏部舉祖莊於宋代再典選至舉又二為此職前代未有梁書

五人尚書

謝莊子肫肫子淪淪子覽覽孫温六代五人皆為吏部尚書上同

先選德行

隋牛弘為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進用多稱職吏見隋書

好抑文雅

唐戴胄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為警本傳

一時精選

唐九齡入相用嚴挺之為尚書左丞知吏部選陸景融知兵部選皆為一時精選分紀

十年進拔

韋時康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多所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成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



懸車汝輩云何于初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遂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重欲追蹤一疎伏奉尊命

當舉此人

吳隱之字處默有孝行母亡每哭韓康伯母輒泣涕語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之職當舉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要晉中興書

始得此人

韋思謙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公事微殿舊制多未敘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此一入豈以小疵而棄太德遂擢授監察御史由是知名法不如毛

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代更舉阮

魏盧毓字子家為吏部尚書魏文帝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乃舉阮武孫豈帝於是用豈並魏志

率人以儉

魏毛玠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儉節自勵

熱心平當



晉劉雄字公平遷吏部尚書執心平當

本傳

稱若神明

梁范雲性機警且善屬文為吏部尚書居選部寄任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應答如流無所雍滯官曹又墨發摘若神明時人莫不服其明贍

職官分紀

止談風月

梁徐勉為吏部尚書居選官幕倫有敘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曇求詹事官勉正色答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須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本傳

清通簡要

鍾會見王戎裴楷總角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

賢為吏部尚書其是時天下無復滯才

劉義慶世說

周謹廉素

太康四年詔選曹銓管人才宜得忠恪寡欲抑華崇本者尚書朱整周謹廉素以道自居是其人也其以整為吏部尚書

晉起居注

不受一錢

晉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食素不受一錢於人

本傳

不受餅金

褚彥回為吏部尚書有一人求官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問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惧收金而去

本傳

饋餉不受



江湛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私財饋餉盈門一無所受南史

遊處不雜

袁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為吏部尚書梁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本傳

一字拔人

蔡克居選官荷進之徒望風畏懼初克未仕時山簡常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眾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正選官曰山子之言驗於今矣晉書

二為此職

謝舉遷吏部舉祖莊於宋代再典選至舉又二為此職前代未有本傳又唐常慶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與之

佩玉乘輅

晉令吏部尚書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佩囊簪筆

尚書佩契刀囊執板笏簪筆袁子正書

毛玠柴車

毛玠雅亮公正在管清恪其典選舉拔真實不華偽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民到于今稱之行狀

褚炫紙帽

南齊褚炫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正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入左右常捧一黃紙帽風吹紙剝殆盡南史



李肅題目

李肅字偉恭善論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以此人服之擢為選部尚書舉選號為得才同上

山公啓事

晉山濤為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除尚書僕射領吏部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山濤傳

備儀注禮

牛弘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召諸儒論新禮統輕重弘所立議眾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乃不拜讓斯須

之間儀注悉備素嘆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隋書

作考課法

盧毓為吏部尚書文帝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前此諸葛誕鄭颺等馳名譽有四處八達之誦帝疾之詔選舉其取有名者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盧毓曰名不可以得異人而可以得常土王者正以循名按實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混淆虛實相蒙帝納其言詔作考課法

被召即拜

晉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拜乃以王德惠代之惠被召即拜未嘗接見客有與書求官輒置書閣上及去職其封如



初時談者以廉之不拜惠之即拜事雖異而意同南史

加祿先呵

王弘自領選將加榮祿於人者每先呵責然後施行若美相躬接者必無所詣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然府問者悅服

與官嗔笑

謝莊代顏峻為吏書峻容貌嚴毅常有不可犯之色莊風姿溫美有喧許常歡笑答之時人語曰顏吏部嗔而與人官謝吏部笑而不與人官

隨時浮沉

王戎領吏部尚書自戎居選未嘗進一寒素退一虛名理一冤枉殺一有嫉隨時浮沉門調戶選

不許江總

陳孔煥為吏部尚書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太子詹事煥曰江總有陳陸之才而無園綺之實太子深以為恨自乃言於陳主將許之煥乃啓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道陳紀

獨識漫漢

東魏以楊愔典選嘗六十人為一申愔冷其自叙訖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趨障面我何以不識卿漫漢驚服三國典畧



下筆招怨

郭祚為吏部揚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當時每招怨言

搖扇扇聲

元順為吏部尚書時朱暉素事高陽王雍欲以為廷尉評頗煩託順順不為用雍撫几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元順何人以身成命順搖白羽扇徐謂雍曰高祖遷宅中上親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為省吏何合為廷尉清官雍曰身為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順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問

不署紙尾

宋廢帝時蔡廓為吏書徐羨之謂傅亮曰黃門已下悉委蔡自此已上固宜共參同異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建康實錄

隨而下筆

唐裴光庭為相兼吏部尚書與中書令蕭嵩爭權不協及為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光庭卒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出為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為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遇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秉筆當除

韋巨源以吏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皆諸宰相近屬楊再思曰吾等誠負天下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一  
巨源曰時當爾耳唐書

舉扇一揮

蕭子顯為吏書負才氣見凡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揮而衣冠切恨之齊書

謝朓慙色

初謝朓告王敬則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刀以投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績嘲之曰卿才人無慙亦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遂有慙色梁書

脩義失色

元脩義選吏部尚書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小大皆有定價時高居者先敘上黨郡關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不

言不遜對眾呼天喝賊人問居曰白自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卜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

官有定價

元暉遷尚書納貨賄授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足中都一千小郡五百北史

士不問賢

崔亮後魏時為吏部尚書為停年格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同

人中作市井

袁真為監軍范立平為吏部尚書坐語袁曰卿此選還不失護



軍袁曰止平卿何事。今中作市井。

後主借鼓吹

梁蔡徵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答曰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我朝童然其父景歷既有結構之功宜且如啓。

帝問何先

宋葉顥權吏部尚書乾道九年召對便殿賜坐賜茶禮異他日。帝曰吏部條例朕亦置一不通在禁中。又問卿當官以何爲先。對曰以公忠爲先。帝曰卿道無忘此二字。後五日除簽書越二十日兼參政。楊誠齋集。

上嘆有序

宋晏敦復爲吏部尚書上嘗嘆曰敦復疑重剛方當公公然行。

總有序。植發清明事無好滯。山濤毛玠無以過之。周平園集。

諫屏鞠戲

陳俊卿謚正獻名爲吏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公上疏力諫入對上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謹朕決意用卿矣十一月拜同知兼參政。

因論耗費

吏部尚書張壽因對論用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酷良醢以奪官課教坊樂工負數日增俸給賜資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青難于君明日罷用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中興系年錄。

古今文集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十一

十一



雜著

吏部尚書廳壁記

孫述

吏部尚書在周為太宰之職其建設徒屬敷陳事典則周官修  
 之矣秦滅古法始置尚書漢增其制創立選部故靈帝以梁鵠  
 為選部尚書是以魏改選部尚書為吏部尚書自晉宋至於北  
 齊皆因之宇文朝依周官置太冢宰卿一人蓋其任也隋革周  
 制復曰吏部尚書皇朝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太常伯咸亨元年  
 復為吏部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神龍元年又為吏部尚書  
 綜九流之要為六官之長位尊任重實在于茲自武德以來多  
 以宰相兼領一彼一此更為出入才難不其然乎皇帝在位之  
 二十二年缺其官選于眾乃命武都公自兵部尚書拜焉公地

惟宗英才則人傑忠孝自律矜嚴成憲式是軌度諒于衡石國  
 之利也所及遠哉天鑒有唐俾多吉士踐其位者四十八人嘉  
 名已著於國史故事宜存於臺閣繫以日月自得春秋之義記  
 其代遷更是公卿之表以備官學列為壁記焉

為李景讓議天官尚書表

李嶠

寵命載臨震悸交集鞠躬自覲屏營無措中謝臣聞俊义在官  
 百揆所以時敘名器安假九流于是咸曠事關隆替義難忝越  
 臣才疎行缺學淺智空十舍無千里之資一經乏三冬之教徒  
 以遭逢昌運玷膺籍符幸雨露之曲成遇山川之廣納遂得差  
 有星笏比跡流品出入臺省周旋階闥鏘金鳴玉坐榮枯朽擊  
 氷搏風顧慙腹背自忝司衡鏡亟易星灰雖智力已窮而清通



未效朱紫多紊涇渭莫辨宜其抵罪觸網稍清官謗翻乃假寵  
增服更垂天獎是用荷恩內訟以榮為憂且夫八座位隆五曹  
望重典南宮之喉舌象北斗之樞機或資藻鑒奚綜賓實自非  
孝先亮直彥輔公忠山濤之簡靜篤素顧譚之心精體密何以  
對揚天哲壓塞人望顧斯政本實總國彜豈臣庸愚所堪乃奉  
伏願迴光寢照返汗收恩察臣由衷之請矜臣陳力之議則朝  
端允穆天下至公四始輟在梁之譏六爻無負乘之累夫無狂  
慙懼之至

辭免除權吏部尚書狀

樓鑰

寵光下逮惕懼靡遑竊以選部攸司是曰六官之長文昌攝事  
亦叨八座之稱縱難求傑異之才猶當取踐剔之舊臣一登仕

路二入脩門年除歲遷寢踰於始望寢驚夢愕屢蹈於危機惟  
茲瑣闥幾更月館遇事輒發徒自積於怨仇忤目為多方自虞  
於呵譴敢期辱獎亟賜褒遷徑由夕拜之聯擢試天官之職兼  
汗青於東觀乃視草於北門揣愚分以何堪恐公言之不貸伏  
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渙改畀真賢俾退服於舊班庶漸伸於歸  
望

謝除權吏部尚書表

樓鑰

充貞瑣闥自顧罔功撮長銓曹忽蒙誤寵仰皇慈之至渥揣微  
分以何堪中謝竊以選部持衡夙號六卿之長文昌聽履實為  
八座之聯非素推公方不足以扼吏奸非妙有德望不足以厭  
輿論雖黃織之下無參異同而播紳之流鮮不關係宜末精敏



之彥以當要劇之司伏念臣才不逮人學徒泥古一為支郡三  
入脩門又侍上皇愧愚衷之無補親逢嗣聖荷褒擢之有加代  
言非陸贄之工批敕謝李藩之器俯狗芻蕘之論屢覓斧鉞之  
誅去省眼者五年遂躡登於冢宰離班心者一載遽首列於從  
臣禁林兼內制之文史館涉信書之筆滿盈已甚控遊莫回頌  
御府之襲衣益之鞶帶駕天閑之良馬覆以雕鞍但喜悅親之  
私敢云稽古之效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蒐  
舉異才踵登持橐之選優容棄物獨負改竽之慙宜黜而遷以  
榮為懼臣敢不深思僥負勉竭疲庸為山公啓事之書知非所  
及守崔亮停年之格何足言勞尚幾典選之平少助官人之道

與趙尚書書

朱元晦

茲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宮天以尚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  
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即而抗論極言不以利  
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  
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  
相慶賀蓋不獨為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益有甚難於為  
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  
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  
忘僭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  
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  
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賓門墻勸獎成  
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



事之不成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為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牆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喜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睚眦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眾所稱以為當舉而得之者也。而况於其學行蘊蓄，真有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眾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喜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艱，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喜雖至愚，猶竊為明公慮之。而辱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察焉。蓋不惟明公所自舉，而凡所為屬之同列，以妨賢者之路，若宜皆在誦

指之中，則喜之虛實可觀矣。來使回自三山，喜前此已屢拜啓，薄冗姑此少申賀禮，而亦不敢為無益之空言也。未由趨拜，履舄伏乞以時為國自重。

吏部侍郎

歷代沿革 吏部侍郎周之小宰中大夫也。漢以來尚書侍郎今郎中之任。北齊陸瑒兄弟為相代兵吏部郎今侍郎也。隋煬帝二年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竝正四品以下銓補多歸之。唐武德初因隋舊置吏部尚書掌六品七品選侍郎銓掌八品九品選。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少常伯。咸亨初改為吏部侍郎。光宅初改為天官侍郎。神龍初復為吏部侍郎。天寶十一載改為文部侍郎。至德二載復為吏部侍



郎本一員總章二年加一員以裴行儉為之本員為中銓新加員為東銓通典云唐列三銓尚書掌其一侍郎分其二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其一為中銓其一為東銓宋

元豐官制行以流內銓歸吏部侍郎左選元豐初御史書置言天下選人名在吏部者且萬人索其家牒以式注籍時將

改官制先詔流內銓稱尚書吏部官制行歸吏部侍郎左選

以三班院歸吏部侍郎右選三班院舊例置局禁中嘉祐間出之熙寧三年罷主部元豐初又詔與審官東院流內銓各

省注簿一官制行歸吏部侍郎右選侍郎從三品掌文臣未

改秩者凡始命或有殿負皆試而後選若應遷格則團甲同郎官引見於便殿稟奏改官右選掌武臣未陞朝者凡所任

而試不中筭及已入官而未應選者皆勿注正闕若選路分

都監將官閣門祗候都總管司承受皆以名上樞密院視朝

入閣則執文武班簿對立官制尚書侍郎通治曹事奏事則

同班惟吏選分領四選有所論奏則各以選事同所隸郎官

上殿續會要初置二員蘇頌左選李承之右選元仍唐宋制

置吏部侍郎

羣書要語小宰之職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周禮司小宰

之職任佐平邦典選重朝倫忝我密啓屬於清鑒當勸濯纓之

操不遺劉楚之材晏公類要尚書六職天官首之辨論官材渾

汰流品比諸內史選妙秩清爾其以裴王崔毛為心白集柳公

綽制用解樞機之務俾居行鏡之職唐太詔令掌銓行之品藻



宜叙九流楊億代表吏部典掌選舉至於所屬之官有行封爵

議勳庸稽功課之事咸以咨焉侍郎實一其長可不重哉南豐

擬制夫以天官之二治夏卿之選簿書繁重條格紛委苟非其

人則士之失職而無任口者多矣東坡集天官四銓總覈人物澄

清流品除孫覺制文昌二卿位次八座陸佃制吏部古之天官

而侍郎小宰之職曲阜傳堯俞制

**詩句**持行留藻鑑聽履上星辰注見素為吏部侍郎銓選平允

上星辰以言其親帝之旁杜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

千古見賢心靡他舊注南宮為禮部非也按天官書南宮朱鳥

權行太微三公之庭將相執法即位象星

**古今事實**

銓衡之任

唐掌選部流內六品以下官是為銓衡之任凡初仕進者無不

仰屬通典

銓綜之司

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子憲為河內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

憲憲闕者時馬載為吏部侍郎書曰無乃注冬集朝廷咸曰真

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也

典選十載

楊纂長於吏道所在皆有聲績俄又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

餘載人論稱為允當

典選六年



唐席豫為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卿前為考功，職事平允，故有此授。預典選六年，有令譽。又盧從愿精力于官，偽牒詭功，檢擿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並唐書

四代居選

房穎叔拜世天官侍郎。自其高祖至穎叔，四代咸居選部。時論榮分紀

旬月即拜

何廣字伯始，舉孝廉，天下第一。旬月為吏部侍郎。

賜鏡以表

高唐馮為世吏侍，凡所銓綜，時稱平允。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精鑒焉。

改職又除

唐崔玄暉拜天官侍郎，每介欽，自守卻絕請誦，頗為執政所忌。轉文昌左丞，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以來，選司大有罪過。或聞令史乃設齋自慶，此欲盛為貪惡。爾今要卿復舊任，又除天官侍郎。」

大革前弊

唐宋璟為世吏書，與侍郎李乂、盧從愿等大革前弊，取捨平允，銓綜有敘。

不省私書

孔緯字化文，權要有所私託書，屬元不省。並唐本傳

韋陟風采

事文類聚新集



韋陟遷吏侍郎選人多偽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來植辨無不  
服者

裴楷風神

晉裴楷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謂之王山照人

孝基知人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謹絕倫房元齡杜如晦與選

孝基特加賞與後以為知人隋書

行儉知人

裴行儉為吏部侍郎典選有知人之鑒見王劇與蘇味道謂人

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後劇果為天官侍郎味道至相位

獎用孫張

王仕遷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獎用如孫逖張鏡微皆工  
時茂秀

掌選韓元

吏侍鄭果注韓思復為太常博士元希聲為京兆士曹嘗謂人

曰今年掌選韓元二子則吏部不負朝廷矣唐會要

前有裴馬

唐裴行儉馬載為吏部侍郎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

稱為裴馬

後有盧李

盧從愿唐宗時拜吏部侍郎中宗之後選司頗失綱紀從愿精

心調理大稱平允李朝隱同時典選時人稱曰前有裴馬後有

盧從愿



盧李

弘景嚴正

韋弘景轉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權邪懼其嚴正不敢干以非道

岑義勁廉

岑義進更侍時崔湜鄭愔及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義勁廉為時議嘉仰並本傳

汰擇士類

溫彥博遷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欲汰擇士類寡術不能厭眾訟牒盈庭時議頗譏

甄別士庶

陸彦師為吏侍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彦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

別於士庶同上

識刀某姓

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時有選人姓刀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滅其點書刀改為丁王改為士擬授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姓名此必刀某也省內以為神明會要

冷裴畧朝

溫彥博為吏侍有選人裴畧被放乃自焚於彥博稱解嘲諺彥博即令朝屏牆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慚而與官唐新書

李下無蹊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德壽堂



李知遠知選吏肅然歛手又號李下無蹊徑本傳

李士多附

李季卿拜吏部侍郎俄而兼御史大夫奉使河南江淮宣撫振  
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在銓衡數年季卿有宇量性識博  
達與善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為務士以此多附之

與邊遠官

唐崔郾判吏部東銓事文帝召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今錄如  
何注擬郾曰資序相當問以為治之術見可否而擬之帝曰依  
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對曰與邊遠慢官帝曰以不肖之才治  
邊民則疾苦可知也朝廷遠近皆願得人苟非其才入受其弊

尋拜吏部侍郎

便江南選

唐興元初劉滋為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言師興之後天  
下蝗旱谷價翔貴選人不得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  
之人時稱舉職並分紀

開門無禁

姜晦為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  
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  
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前規咸以為  
不可竟銓衡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服歎

選才得宜

唐史補遺

卷之二十一

選舉

唐史補遺



劉林甫正觀初遷吏部侍郎初赴選者以十一月為始至春即  
停選林甫奏請四時聽隨到注擬當時咸以為便時天下初定  
川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萬餘人林  
甫選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隋之高孝基選舉志  
人推強直

韋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敘五品陟判之曰青壇展慶  
曾不立班朱綬承榮無宜拜臥時人推其強直

帝謂勇決

隋楊恭仁太業初轉吏部侍郎楊玄感作亂煬帝制恭仁率兵  
經略與玄感戰於破陵大敗之軍旋煬帝召入內殿謂曰我聞  
破陵之軍唯卿力戰功最難比雖知卿奉法清慎却不知卿勇

決如此

吏不容私

蔡北海先生寄禮維楊兵革之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公再執  
銓衡時為吏部侍郎熟於典故衣冠調集與朝政洽革討論漫  
無成案可攷者公援據該審徐出一言以決吏不得容其私詔  
重刊七司條勅公所建明悉著于令自是省府除授皆有案驗  
李益能撰行狀

吏不得肆

洪文安公遵字景嚴公為吏部侍郎先是選人諸曹改秩予奪  
一出吏手公乃隨事疏理吏不得肆言行錄

陳擢孤寒

事類彙編



陳堯咨判流內銓舊制選人皆用秦舉乃得改京寺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特為陳其功狀而升擢之仁宗實錄

孫論優伶

孫逢吉字從之進吏部侍郎朱公熹之去公力救之侍郎彭公龜年補外又言不應為近習而逐正人一日會食部中或報王喜除閣門祗候公曰此乃優伶嘗於內庭效朱侍講容止以儒為戲者豈可以汚清選當抗疏力爭否則於經筵論之飛語上聞內批為郡樓攻媿集

厲色必容

苗晉卿知吏部選事性謙柔選人有訐訟亦好官者雖至數千言或聲色甚厲者晉卿必含容之拜吏部侍郎前後典選五年

政既寬弛胥吏多因緣為效賄賂大行

點頭更擬

蘇晉為吏侍裴光庭知尚書事有過客被却者就藉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庭以為悔已出晉汝州刺史

高枕而臥

許子儒以學藝稱長壽中官至天官侍郎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鏡為意委令史勾直以腹心注官之次子儒但高枕而臥時云勾直平配由是補授失序無復綱紀道路以為口實

非錢不行

鄭愔掌選賦汚狼籍有選人繫百錢于靴上入問其故曰當今



之選非錢不行

古今文集

雜著

謝轉吏部侍郎表

歐陽脩

驟膺渙渥備歷愚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為贖重乎今出莫  
 回成命於已行祇受以還驚惶失節臣某 中謝 伏念臣學未通  
 於原本材不足以經綸但知守拙以為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  
 以遭逢先帝拔自眾人久參侍從之聯遂玷機衡之貳而屬大  
 橫啓兆嗣統膺期方為政之清明思百度之脩理內量謝薄實  
 憂以聖而責愚知迫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慈曲被寵  
 數屢加當覃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賞曾未踰年之久復進秩

以叨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政惟新用人務廣謂才難於求  
 備思悅使以忘勞憫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恩踰於望表亦寵與  
 其憂并誓殫犬馬之微少答乾坤之造

代謝吏部侍郎表

樓鑰

伏言西掖方拜誤恩攝貳東銓復叨改命循牆莫避臨谷增危  
中謝 伏念臣獲落無堪迂愚自信正以經營於救水故嘗希望  
 於斗升昨自外官恭趨嚴召猥廁內朝之鵷列親覩上聖之龍  
 飛五歷粉闈一參月寺籌邊戎幕無婉畫之可稱將命虜庭幸  
 歡盟之復締肩柱史詞臣之選兼官端寶牒之司初無左右之  
 先容盡出聖神之親擢忽承帝制俾倅天官一新龜紫之榮仍  
 假銜之長莫回成渙徒激懦衷茲益伏遇皇帝陛下虛以受



久明於分職憐臣孤立於官路借以末光謂臣曾歷於劇曹付  
之重委臣敢不寅遵邦憲嚴制吏姦朝夕論思雖素乏嚴吉之  
譽簿書期會庶免追裴馬之名

謝吏部侍郎表

鄒浩

代言西掖已冒至榮列職中臺更塵高選拜恩優渥撫已兢慚  
中謝竊以六典治邦周重天官之任三銓綜吏唐推文部之權  
洪惟神考之正名肇復先王之成憲迄至今日益昭聖功宜得  
真才以貳選事而臣猥從廢斥特荷哀憐俄擢實於近班獲預  
聞於機要事陛下有如上帝敢萌一念之欺仰陛下何啻高山  
終乏織埃之補未正空餐之責遽叨越次之升靖言思之可謂  
幸矣此益伏遇皇帝陛下孝隆繼志道廣用中欲多士之無朋

故孤立者與進欲四方之不擾故愚守者并容爰舉斯心俾祗  
厥序臣敢不激昂遭遇飭勵猷為念此餘生實神聖之再造誓  
殫綿力稱寵祿之殊私

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

吳永叔

渙若出綸震于聞命竊以甘泉扈從以待臣為邦家之光選部  
典銓以小宰為人物之鑑匪疇宿望曷稱親除如臣者猥自選  
陬躡登朝序才能甚短如鼎之不可以柱車又體近浮如玉之  
不可以為穀偶值清朝之更化忽陪群彥以同升繆當記注之  
筵復玷詞翰之選赤墀載筆幾瞻言動之容紅燭燃窗兩被傳  
宣之寵雖曰儒生之榮遇每慚往哲之高風方戒滯屣又叨甄  
擢官清易曠甫半歲而三遷恩重難酬不一月而再命倘員承



於殊渥恐交噴於煩言伏望聖慈俯矜愚悃於替書之未出擇  
髦士之攸宜庶安私情允愜公論

第一辭免狀

吳永叔

重惟吏侍之選實高諸曹非知人之明不足以鑑裁流品非秉  
法之正不足以檢扼吏姦比者某共貳之初以邪退朝以辰入  
局典吏抱案選官滿庭愛惜分陰僅可區撥而才不周於繁劇  
智不足於眇綿以所不能之人居所甚重之職因循之久易生  
垢玩豈圖異渥復與陳人若貪戀恩榮冒昧以處則必以庸疎  
抵於曠敗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得從寢免庶幾上不以累聖鑒  
下不以溢愚分

辭免兼權吏部侍郎申省狀

洪咨夔

蒙恩便蕃聞命兢惕竊以詞垣四禁稽緩為先選部三銓繁劇  
尤甚專掌尚虞於弗暨兼官必至於多違伏念某學問空疎材  
識謏陋領內史之職舉乎一而未幾參小宰之職共其二以何  
有雖代庖而越俎將毀瓦而畫墁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念御馬  
不容於窮力而牧羊每患於多岐俾塵舊官或寢新命少安愚  
分實戴隆私

謝吏部侍郎表

周必大

嚴近叨居夙負探官之責武文迭試更膺換部之榮襲衣頒在  
笥之珍寶帶錫童身之寵仰慙主眷俯愧輿言臣某中謝臣聞  
古之銓綜存乎人今之銓綜一於法存乎人固可以得士然其  
弊也嘗由予奪之不公一於法固可以滅私然其弊也或致賢



愚之同滯。而况簿書紛若胥吏雜然。苟稽察之弗精。將混淆而莫辨。欲酌古今之中制。當令人法之並行。庶稍戢於吏姦。亦少伸於士氣。豈容虛受。以累明揚。伏念臣性鄙習迂。志卑才下。早親翰墨。弟為書生。陳腐之談。久侍軒墀。初乏禁從。論思之語。引去則殊私之未報。欲留則高位之難安。方進退之靡寧。忽選除之下。逮肺腑抱履冰之惧。面頰形槌市之羞。被此光靈。若為稱塞。茲益伏遇皇帝陛下。乾行不息。日照無私。知人非堯舜之難。巧主奚患。選衆有臯陶之舉。枉直自分。夫何一介之臣。乃冠戴卿之列。臣敢不遵承法令。振拔滯淹。雖微冰鑑之明。上裨睿哲。願守權衡之信。仰助公平。苟不辱知。斯為報國。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孫覲

承流支郡。方叨左省之除。擢貳選曹。更代北扉之直。寵恩深厚。小已凌兢。中謝臣聞虞書二載黜陟之文。周官羣吏誅賞之法。歷時千載。分總四銓。圖籍浩繁。官曹猥衆。諸郎寄坐。老吏專家。二年干戈。倣擾之餘。一時水火。焚漂之後。千瘡橫潰。三窟旁穿。世號把椎。坐朝銅臭。士無固志。端若視馬曹。然官不郎工。但直書紙尾耳。深惟流弊。常激懦吏。夫人皆從容而自居。則誰當以奮發而為意。攢轡而上。粗有意於澄清。奏刀欲前。了無施於盤錯。空慙綿力。實負初心。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剛德方亨。大明繼照。深鑒百王之弊。一清多士之源。偶以乏才。遂當殊獎。圖難有欲速之戒。矯枉在馴致之功。輸夙夜之勞。儻遂愚人之志。效涓塵之報。庶逃黜伯之譏。



吏部郎中

歷代沿革 **周**官太宰屬官有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 **秦**有郎中以其為郎侍衛居中故曰郎中 **漢**選尚書郎初從三署郎次補之初入尚書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故郎中之名猶因三置舊號 **後漢**置吏部郎中職在選舉 **魏晉**用久妙於時選其諸曹郎功高者遷吏部郎中歷代品級皆高於諸曹郎 **魏晉**

**宋齊**史部郎品第五諸曹郎第六 **梁**吏部郎品第四班第十 **一陳**因 **梁**後 **魏**北 **齊**吏部郎品正第四上諸曹郎品正第六 **上後周**依 **周**官 **隋**煬帝改吏部郎為選部郎 **唐**吏部郎中二人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夫咸亨光宅神龍並 **隨**曹改復一人掌小選未入仕而吏京司者復分九品通謂之行署其應

選之人以承天九流故謂之流外銓 **宋**元豐官制行置吏部郎中四人尚書選一人侍郎選各一人參掌選事而分治之凡序位有品選官有格分任有職寓祿有階皆以事稽效審核其狀實成於長貳而後行焉 **建炎**三年詔三選各一員 **元**仍 **唐**宋舊置吏部郎中二人

**羣書要語**及統胥徒是稱小選 席豫楊仲宣碑 六官之屬曹郎

首之 白集除李見制 參我六典冠于諸曹 云有簿書以旌淑

愿擇刀筆以决臧否剖疑析滯揮翰如流選部以清繁公是賴

並同上 銓衡庶品歷選實僚 六備表 才盛居東之佐禮處司南

之重高選髦士以分劇曹 常集鄭自外制 天官之屬號為劇曹

初察王琮制任參六典選重一時 類要 尚書正本而吏部天官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十一 德壽堂



綜敘羣才以成天下之治郎於典領其選甚高南豐除曹稷制

**詩句**吏部提英鑒片善家采錄黃山谷吏部信才傑文鋒振奇

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梁沈約悼齊謝朓兩人同日事征

西今日君先捧紫泥裴度柳公綽俱為判官公綽先入為郎度以詩餞云

**古今事實**

超遷郎中

後漢吏部郎典劇多超遷者

稍遷郎中

齊庾泉之司空劉覲見而奇之曰是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稍

遷吏部郎中參選大事齊書

舉一吏部

後魏孝文帝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為我舉一吏部郎

給卿二百假尋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崔亮為之亮自參選事再

三十年廣議明決尚書曰非崔郎中選事不辨北史

不見一吏部

褚亮每屬恒憂竟一佳吏部亮曰與縣宰徐寧海岱清士即遷

吏部

崔亮明決見上舉一吏部

劉鼎風稜

劉鼎清泰中為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鼎性若寬易而典

選曹按吏有風稜五代史

阮咸寡欲



山濤舉阮咸為吏部郎中曰清直寡欲萬物不能移也世說

### 陸准正人

吏部郎與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乃當能正人議郎杜點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陸准皆有意正人其次不當審有可用者否山濤啓事

### 設長名榜

吏部郎中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列銓注期限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為故事長名榜自此始也選舉志

### 定朝儀令

後魏鄒淵博覽經書太祖定中原擢為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國文記詔策多淵所

為也

### 傾朝送別

何尚之字彥德為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中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眾及廢從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推無敢相窺

### 百姓追送

褚翔為義興太守徵為吏部郎去部百姓老少追送出境翔居小選八清不為請囑易意號為平允選侍中

### 庭植嘉樹

顧憲之為尚書吏部郎其祖凱之嘗為吏部於庭中列植嘉樹



謂人曰吾為憲之植爾後果為此職

師為模楷

隋李德林為吏部郎陸昂命其子與德林周旋誡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為模楷

尉得遷官

晁補之字無咎為吏部郎中有嶺外尉為獲盜八人法當改官考功謂獲盜不同處曲沮其賞持之不決尉客京久窘甚請公訴之公憫然一日當奏郎為上之七日得遷官於是吏畏服部無留事下未錄又見張文潛集

上常目送

曾肇謚文昭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使殿引選人上常目送之

出殿門而已

楊龜山撰行狀

古今文集

雜著

吏部郎中願壁記

獨孤及

太微五帝星座後十五星曰郎位秦漢之君則而象之方建郎中至魏世祖分尚書曹為六郎各六人今之吏部魏之選曹也掌選舉銓覈以正公卿大夫士羣吏之品位凡廢置之柄官府之序歲終令天下郡縣會計致事而郎官起草正議操而成之然後尚書受成於郎中之選非楚金百鍊頑弓六鈞不與也故居官者不由選曹郎而進罔以見其才之餘地亦枕刀劍之刃未嘗屠大牛切大玉則雖曰我且以為鎮鉞人猶疑之由其塗



而升驟必環周三臺翰飛兩掖登喉舌秉刀尺者什七八諸曹  
郎莫敵也歲在乙巳河南賀若公用貞幹諒直實蒞厥位往歲  
公為外郎也東曹朗然如得水鏡治餘杭也吳人熙熙若逢陽  
春今也來思八法在手操割成務彌綸舊章厥如初政常以前  
若軌躅我之韋絃而武德以來歷署鼎新者數官曹易名者五  
若姓不表年不紀是廢德也將來何觀故謹而列之俾我曹之  
春秋存乎右座其選部司列天官文部之目各因其所載時之  
先後冠於其首以為志云

吏部員外郎

歷代沿革周官太宰屬官有士士蓋今員外之任也漢百官階  
次有員外郎後周依周官隋文帝開皇六年尚書省二十四

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帳品從第六謂曹郎本  
員之外復置郎煬帝三年廢尚書諸曹各置員外郎一  
人吏部置二人唐龍朔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尚書  
諸司員外郎正七品元置吏部員外郎二人

羣書要語吏部員外郎掌選院詣之南曹注其曹在銓曹之南  
故謂之南曹唐六典吏部員外郎二人掌文選以三銓之法官  
天下之材其投試銓注與流內畧同謂之小選唐百官志

詩句吏部信才傑文鋒振奇響調與金石諧恩逐風雲上梁沈  
約悼齊謝朓吏部提英鑒片善蒙采錄黃山谷今自君先捧紫  
泥柳公綽與裴度俱為判官綽人為吏部郎度作詩餞云

古今事實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吏部省眼

唐吏部郎中一廳先分紀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  
舊說吏部為省眼

南宮眉目

韋陟字商衡為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為眉目在選士為司  
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劉禹錫撰神道碑

銓敘稱美

唐崔郾資質秀偉神清重雅人望而愛之為吏部員外郎好吏  
不敢欺寒無援者不至流滯銓敘之美為時所稱

判析有條

唐李栖筠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栖筠判析有條好吏氣奪號

為神明

簿最詳緻

韓滉遷吏部員外郎性強直明吏事在南曹五年簿最詳緻

吏事第一

裴遵度遷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輳  
會府每歲吏部選人盈萬遵度敏識強記精覈文贍詳而不滯  
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

鈐制官吏

唐皇甫鏞為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頗能鈐制官吏改吏  
部郎中

旌別能否

唐皇甫鏞為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頗能鈐制官吏改吏  
部郎中



唐年徵遷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曹猥濫吏為奸弊每歲選人  
四千餘徵性貞剛特為起請由是銓敍稱正能否旌別物議稱  
之

思制吏奸

紹興三十年以劉珙為吏部員外郎珙在銓曹時苦吏為奸思  
有以制之自命張幕設案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  
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入其便之

復清選部

劉崇望字希從轉吏部員外郎崔安潛為吏部尚書崇望判南  
曹滌除宿弊復清選部唐書

朕欲見父

陳傅良奏事入脩門鬚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歎曰幾年陳  
君舉尚可使外補耶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幾  
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抱負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  
臨朝淵默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樓  
攻魏集

上為嬰顧

張拭召為吏部員外郎廟堂用史正志為發運使奪州縣財賦  
遠近騷然拭為上言之上曰正志以為非取之民對曰今州  
縣財賦大抵無餘不過巧為之名以取之於民耳上聞之嬰然  
顧拭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  
發運使以病吾民也閱實如拭言即詔罷之楊誠齋集



雜著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廷尚書郎辨草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曹名用  
 諸曹功次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寔劇國家紀律昭  
 明官脩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為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轂下啓  
 事賦祿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為稱職以覆  
 托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肇末不得不重乃請外郎一人顯南曹  
 之任其後或招同曹部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  
 而慎斯舉也大抵膺是命者多士必屬耳自焉以其公私能否  
 之間不可還也以事之委會吏之奇表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

之者通明闊畧靡或深刻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贊  
 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字弘中溫毅廉直清方  
 敏資風神豪爽邁乎羣倫貞元十年冬由諸侯部從事賢良對  
 策歷二右諫列議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  
 用堅明忠恕行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自絕然後以狀之成質  
 於冢宰小宰罷退者不譴受祿者不誣恢恢然投其虛而芒刃  
 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為折中矣昔春秋書士谷曰堪其事也  
 魯語曰署所以朝夕度君命也上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丘明  
 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吏部分掌

封誥科

應給制誥

應封蔭

贈遷

舊司封



歷代沿革舊主爵郎北齊置主爵郎中一人隋文帝爲主爵侍  
郎煬帝改爲主爵郎唐龍朔三年改司封大夫咸亨元年復  
故光宅元年改司封郎中神龍元年復故開元二十四年復  
爲司封宋於右掖門置院四司誥身案並集于此以備中書  
除改本司郎官各主其事淳化五年始專置官司於省內凡  
官誥各以本司誥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兵部王公  
命婦用司封加勳用司勳掌文武官將校誥身及封贈官誥  
院提舉一人以知制誥充判院一人以帶職京朝官充元封  
五年行官制文武誥身屬吏部蕃官誥屬兵部封贈及命婦  
誥屬司封加勳并將校告屬司勳官誥院四部誥身案及吏  
人隨事隸本部七年併司封司勳誥身案入吏部預書庫收

掌崇寧四年吏部專置造官誥局五年罷令尚書右選主管  
大觀元年復置尋改爲官誥院仍隸左右司三年復罷歸吏  
部政和三年六月詔依舊置官誥院差官二員主管少府監  
鑄印記吏部製造誥身案記爲文建炎以來因仍不改元無  
專曹官封誥以令史分頭掌之

羣書要語司封郎中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凡爵九等唐官志  
封爵之恩施於內外國之典也主以郎吏寵秩甚優魯南豐豆除  
王祖道制宜寵左曹之秩用優主爵之名胡文恭制

古今事實

執秩

晉文公作執秩以正其官注執秩主爵之官左傳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七



典封

後漢馮勤為郎中給事尚書使與諸侯封事本傳

公權入奏

唐柳公權為司封員外郎入奏帝曰見卿筆蹟又矣因問用筆法權曰心正則筆正乃可法矣本傳

孝武同省

正觀中韋孝武為主爵郎中與兄弟同省時號三列宿唐史

上科舉議

宋王介甫用事議論素異還朝寘之官誥院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公議上悟曰吾故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白召見蘇頴濱集東坡行狀

此代言

宋京鏗字仲遠參政龍茂良薦公于孝宗轉主管官誥院先是茂良帥豫章日得公牋奏之文奇之曰此汪彥章代言手也充職兩月詔從臣舉良縣令為執法官給事中王希呂以公應書即召見曰卿議論通明有用材也是日除監察御史楊誠齋集

古今文集

雜著

官誥院題名記

虞似良

士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凡除授誥命必繇院以給之則居是職者為甚重而不輕矣故謹其付給而守其貳令視他司為嚴唐制百官誥身分掌於其所部文則吏部掌之武則兵部掌之



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宗室命婦司封掌之考校勲績司勳掌之國初悉因唐舊置院於右掖門之左凡吏兵封勲四司之告舉集諸此淳化五年始專置局命書舍人一員提舉而以朝官一員判局事於是職任踰重元豐改制乃以文武官誥身悉隸吏部而以蕃官隸兵部崇寧太觀或置或不大抵廢則皆歸吏部右選政和復置院仍差主管官一員中興以來因仍不改然自紹興至今四十餘年中間官吏殆無有記之者名氏則罷濤不可見事之因循苟且豈特此哉似良不才承乏是官思有以紀會同寮魏君相與討究自薛儂而下得五十五人勒諸石庶使來者尚有考也乾道七年十月既望記

官誥院續題名記

丁伯桂

誥院題名石昉於乾道七禩紹興改元易而大之紹定辛卯之秋鬱攸為診屋與石俱燬管建既新亟求舊題副墨壽之石立新石列為一經始於趙君與憲成於林君泉謂余嘗居是官諗識之欽惟皇朝以名器砥礪天下士命詞於西掖而受給於誥邸要使爵德賞功之意雷行域中光被萬物所係亦大矣在昔名公率多發軔于此不但位台衡持從橐登要路為足垂榮某人節行著聞其人勲業赫矣一自畢見使來者知所勸是亦補助教道之一紹定六年十一月既望記

官誥院續題名記

汪詢之

乾道辛卯官誥院始創題名石易于紹熙庚戌燬于紹定辛卯今江淮大使官文趙公與篁來允厥職爰立一石鴈行之后二十



十七年當寶祐六年石當續僕適承之乃暨同僚姜君士龍闔  
 辭以諗于公公捐楮二千緡佐其費及在外麾節之曾居是官  
 者致助各有差于是石續而三矣恭惟國朝以好爵縻天下士  
 文武之臣各以其職受命而榮辱予奪之機乃寄於盈天之誥  
 司存顧不嚴且重歟凡得策名於石者當以羔羊素絲之詩屬  
 其節以綢衣惡艾之質表其才又以朝廷之所以懋德懋功者  
 自懋其器業使前者規後者隨輝聯光映聲實流國家將於  
 是有賴焉豈直能大其官而已是年五月既望記

應封食邑實封

如王一萬戶郡王五千戶之類又親王

**勳封科**

公主應國封號之類

○舊司勳

歷代沿革周官有司勳上士一人凡有功者司勳詔之後周夏

官有司勳一人掌功勳之賞隋文帝立司勳侍郎二人煬帝  
 改為司勳郎唐武德初為司勳郎中龍朔元年改為司勳大  
 夫掌邦國官人之勳級凡勳十有二等自一柱國至  
 武騎尉凡十一凡有功之人合授勳官者皆委之覆定然後  
 奏擬宋司勳掌賜勳定選錄用世勞凡官吏軍民應賞而隸  
 有司施行者則審覆而駁其謬誤元無專曹官有勳封科以  
 今史分頭掌之

羣書要語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  
 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曰多凡賞無常輕重賦功  
 周禮掌校定勳績論功行賞職員令

**古今事實**

事類彙編新集 卷之十一



詞人稱首

唐張九齡遷司勳員外郎張說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本傳

郎吏得人

唐張循憲薦張嘉貞奏對侶侶武后悅擢循憲司勳郎中其得人時功狀盈几郎吏不決嘉貞即為詳處廷無留牒張嘉貞傳

論安石配享

宋趙忠簡公鼎字元鎮公為司勳郎官乃言自王安石用事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蔡京托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犹配享廟廷而京黨赤族何以收人心召和氣哉言行錄

遠秦檜擅事

宋陳文正公康伯字長卿自公為郎時為司勳郎官秦檜方擅事公雅有素望乃澹然其中檜雖稱公靜重常越用他人公不以為意在省五年始為軍器監同上

考選科

諸科選

文資選

右職選

官中選

諸司選

除由

磨由

司計

監當官別置外選

○舊考功

歷代沿革漢曹郎一人掌天下歲盡集課元帝時京房作考功課吏之法然其職不在尚書至光武改尚書二人曹主歲書考課諸州郡魏尚書郎曹有考功郎中一人宋齊並置功論郎中梁有功論侍郎隋文帝置考功侍郎煬帝改考功郎唐龍朔改為司績大夫武德舊令考功郎中監試貢舉人正



觀以來乃以考功員外郎專掌貢舉省郎之殊美者至開元  
移貢舉於禮部而考功員外郎分判而已宋考功判司事一  
人以帶職朝官或無職事朝官充凡考課之法分隸他司或  
以他司專領本司但掌覆太常擬謚及幕府州縣官流外較  
考之事元豐官制行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續會要初  
除蔡岫蔡京職畧掌文武遷敘磨勘資任考課之政令凡命  
官隨所隸選以其職事具注於曆給之於其屬州若司歲書  
其功過應升遷選授者驗曆按法而敘進之有負殿則正其  
罪罰以七事考監司以四善二最考守令凡改服色者以年  
勞計之應謚者覆太常所定行狀報尚書省官集議以聞凡  
立碑竭名額之事掌之舊置考課院其定殿最皆有考辭元

無專曹官有考選科以今史分頭主之

**羣書要語**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  
屬功過善惡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內之官敘以四善善狀  
之外有二十七最唐百官志及功臣家傳碑頌誄謚等事同上  
主羣吏之課而議其誅賞郎於天臺任屬尤重會南豐除蔡京制  
計羣吏之治而明黜陟之法臺郎典引列於左曹又除日和卿制  
**詩句**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清身健好朝天白樂天送崔考功

**古今事實**

鶴廳

唐考功員外郎廳事有薛稷畫鶴宋之間為贊西京雜記

南曹見後裴誦事



挾印赴行在

唐裴諲遷考功郎中代宗幸陝諲徒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上  
曰疾風知勁草本傳

墨書絕吏奸

唐王徽轉考功員外郎時考簿上中下字朱書吏緣為奸多有  
指改徽白僕射請以墨書

鄭澣敏識

鄭澣為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者  
澣探得其情條奏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識分紀

仲舒文名

王仲舒有文名遷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

辭判精密

裴增遷考功員外郎侍郎鄭珣瑜考校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  
實

典選平允

嚴挺之開元中為考功郎中典選二年大稱平允並本傳

進緇清明

席豫遷考功員外郎進緇清明拜吏待元宗曰卿考功職詳事  
允故有今授

黜陟詳當

趙宗儒傳正元六年領考功事黜陟詳當無所回避  
不避權倖



穆宗即位召李渤為考功員外郎校定京官考不避權倖皆行黜陟

務覈實才

唐王位傳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異時多請託丘務覈實才吏無以欺

王仲舒字弘中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悉故吏無以欺韓文正公神道碑

人以為便

考功員外郎魏矰字邦達守監察御史矰在考功郎選案牘不存吏緣為奸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微文沮抑往反輒經年矰請細節不圓處悉先放行人以為便中興系年錄非蘇不可

韓休作蘇題集序云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不可遂拜考功員外郎

得王遂清

王信字成之權考功郎有選人張公選初一年免銓至是改秩吏妄引復令扼之公鈎察其故吏怖服又有二蜀士實礪式吏受賂為道地趙衛公為工書以囑公持弗聽已而轉臨天官閱審成積拊掌愧歎嗟激不已至白于上前他日上謂尚書蔡洸曰考功得王信銓曹遂清選者私相詣指為神明同上

謚政文莊

宋劉敞判尚書考功仁宗賜夏竦謚曰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之行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疏二上仁宗為更竦



謚曰文莊 東都事畧

選指神明 見上得王遂清

古今文集

律詩

送考士崔郎中赴闕

白居易

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涼身健好朝天。青雲上了無多路。却要徐

驅穩着鞭

詩話

專心望考士

唐王尚客為待御史。自以才望清華。妙當入省。常望前行。忽降膳部員外郎。微有惋悵。張恭忠詠曰。有意爇兵部。專心望考士。

誰知脚酸。瞪却落省牆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一 終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十一

終



皇朝詩林卷之十一

<p>詩林</p>	<p>皇朝詩林</p>	<p>卷之十一</p>	<p>四五</p>	<p>皇朝詩林</p>	<p>卷之十一</p>	<p>四五</p>	<p>皇朝詩林</p>	<p>卷之十一</p>	<p>四五</p>
-----------	-------------	-------------	-----------	-------------	-------------	-----------	-------------	-------------	-----------



